

2024年《故事会》征订工作已开始，详情请见封底

2023

11月下



STORIES

# 故事会

®



扫码订阅



# 22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封面画作者 胡永凯

## 《故事会》X 石器时代觉醒 情怀联动





# 黄金时代推理大师 尼古拉斯·布莱克桂冠推理全集(16册) 澎湃问世



世界推理小说三巨人：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尼古拉斯·布莱克  
大文豪博尔赫斯称奇，大学者钱锺书称美  
欧美导演青睐有加，屡次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Nicholas Blake*



尼古拉斯·布莱克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小说家，  
具有罕见的叙事能力。

——《纽约客》

这是一套以私人侦探“奈杰尔·斯特雷奇威”为主角的悬疑小说，忠于本格推理传统，情节扑朔迷离，结局诡秘莫测。尼古拉斯·布莱克以其“桂冠诗人”的眼光，在作品中融入了最伟大文学家的思考：莎士比亚、狄金森、华兹华斯……



故事会 淘宝



故事会 微店





2023年

# 中国十大廉洁故事评选

每篇奖金 3000 元

兴廉洁之风，树浩然正气。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鼓励广大作者创作出老百姓喜爱的廉洁故事，上海金山山阳廉洁文化基地与《故事会》杂志社，联合推出2023年中国十大廉洁故事评选活动。

**评选范围：**2023年《故事会》有关栏目发表的“廉洁故事”，如新时代廉洁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故事、红色廉洁故事、家风家训廉洁故事等。

**评选方法：**专家评选及网络投票。

**奖项设置：**获奖作品奖金为每篇3000元，全年共10篇，并颁发获奖证书。

**投稿方式：**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来稿。邮箱：[gushihuilianjie@126.com](mailto:gushihuilianjie@126.com)。老作者可直接投给固定联系的编辑。篇幅控制在3000字以内。作品后请附：姓名、地址、手机号、身份证号、开户银行信息及账号。

**其他说明：**获奖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所有，主办方享有使用权、发布权和改编权，凡参赛者视为接受本项约定。

# 中国十大幽默故事评选

最高奖金 每则 4600 元

为鼓励广大作者创作出老百姓喜爱的幽默故事，中国幽默故事基地上海金山山阳镇与《故事会》杂志社，联合推出2023年中国十大幽默故事评选活动。

**评选范围：**2023年《故事会》“幽默世界”栏目发表的所有作品。

**评选方法：**1. 每季度评选出6篇季度奖作品；2. 荣获季度奖的作品再参加年度总决赛，经专家评选及网络投票，评选出2023年中国十大幽默故事。

**奖项设置：**季度奖奖金为每篇1000元，全年共24篇；年度奖奖金为每篇3000元，全年共10篇。年度奖获奖作品将颁发获奖证书。

**征文信箱：**[gushihui999@126.com](mailto:gushihui999@126.com)。请作者自留底稿，参赛稿一律不退。





# 别陷在糟糕的情绪里



田芳  
Tian Fang  
Stories Editor  
故事会绿版编辑

多年前，我在一所学校工作，认识了同事小言。小言是心理学教师，但在当时的单位里，心理学不受重视，她好不容易入职后，一直在打杂，看不到未来，在单位也毫无存在感，我们都觉得她的处境有点糟。有一次，我问她：“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工作机会，却没有施展空间，你不觉得很糟吗？”她摇摇头说：

“如果觉得很糟，那就更糟了。你知道杰克·韦尔奇吗？”然后，她讲了一个小故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杰克·韦尔奇担任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时，有个年轻人要来应聘他的助手。面试当天，年轻人却因为突发状况，没能及时参加面试，因此失去了宝贵的机会。年轻人为此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有机会见到韦尔奇，倾诉道：“要不是那次失误，现在我可能已经成为您的助手，陪您到全球做巡回演讲。那个失误是我职业生涯的灾难！”

韦尔奇反问他：“你觉得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灾难能有多大？”年轻人不知所措，韦尔奇继续说：“当年，公司遇到了可能被强行拆分的危机，在那种困境下，有个手下问了我这个问题。”年轻人问：“您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呢？”韦尔奇说：“灾难再大也大不过人心。”他用双手比了比心口的位置，“我就是这么回答的。若总是对失败、遗憾念念不忘，痛苦便会被放大，最后可能让你陷入绝望中无法自拔，甚至丢掉扭转困局的时机，这才是更糟糕的事。”

小言讲完故事，告诉我：“没有课上，我就搞科研，也是一条出路呀！”后来，她在科研的路上越走越远，不仅走出职业困顿期，还成了行业翘楚。

由此可见，糟心事和糟糕的处境并不是我们成功的绊脚石，而糟糕的情绪才是大忌。陷在糟糕的情绪里出不来，不仅于事无补，还无异于画地为牢，让自己变得更糟糕。不如轻装上阵，及时调整人生航向，因为路还很长，未来可期。

（插图：陈明贵）





扫二维码，可听全本故事。



开门八件事，扫码听故事。一本可读、可讲、可传、可听的全媒体杂志。



开卷故事..... 2  
笑话 15 则 ..... 蜡笔小心等 4



网文热读  
大回..... 冯骥才 8  
马蹄坑..... 乔 迁 86



阿P系列幽默故事  
阿P破规矩 ..... 刘振涛 11  
脱口秀..... 15  
新传说  
抢生意..... 张 玮 17  
刮奖..... 莫炳生 20  
我们年少时..... 于洪霞 23  
元宝换弹弓..... 吴宏庆 59



传闻轶事  
青皮争霸..... 叶凌云 27  
收狼尾..... 魏 炜 32  
智闯狼荡山..... 无题子 40  
闯滩..... 梁柱生 54



东方夜谈  
断指缘..... 查老三 36



情感故事  
叫声爸爸好难..... 杜 辉 44  
3分钟典藏故事..... 48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精选的目击者..... 50  
法律知识故事  
是矫情还是侵权..... 金 顺 62  
石器时代：觉醒 × 故事会 ..... 64



中篇故事  
养鸭人..... 吴 嫡 66  
动感地带..... 81  
细节..... 82



我的青春我的梦  
同桌的你..... 俞卓辰 84  
情节聚焦  
有证的人..... 马凤文 88  
幽默世界  
《三个前任》等6则 ..... 胶年儿等 91

## 故事会

绿版·下半月刊

社 长、主 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 凯

副主编 朱 虹 吕 佳

本期责任编辑 田 芳

电子邮箱 greygrass527@126.com

发稿编辑

朱 虹 王 琦 赵媛佳

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5320 4060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5320 4048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3楼

邮编 201101

主管、主办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5320 4165

发行经理 钮 颖

媒介合作 021-5320 4090

广告业务 021-5320 4161

新媒体广告 021-5320 4191

融媒体中心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故事会公众号



故事会小程序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8.00元

特别提示：凡本刊录用的作品，本刊均已获得该作品与《故事会》相关的权利。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另有规定，未经本刊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转载、摘编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刊许可使用的作品，应在许可范围内使用。违反上述声明的，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 笑话 ·

## 出轨的原因

一个女人向大师请教，想知道丈夫出轨的原因。大师递过来一块蛋糕让她先吃了，等她吃完，大师问：“你还想吃吗？”女人想也不想地回答：“想。”

谁知大师话题一转，问道：“现在你知道老公为什么出轨了吗？”

女人说：“我懂了。因为我贪得无厌，永远不知道满足吧。”

大师摇摇头说：“错了！是因为你贪吃，长得太胖了！”

(蜡笔小心)



(本栏插图：包丰一)

## 谁的卡

小王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银行的工作人员，还说：“先生，我们刚才查询到您的卡在境外消费十万元……”

小王打断对方问：“你确定是我的卡？”

对方肯定地回答：“名字和信息都对！”

小王说：“那能麻烦你拍个照片发过来吗？我想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

(发际线突出)

## 有口难辩

一只猫和一条狗结婚了，后来闹离婚。法官问它们：“你们为什么要闹离婚呀？”狗说：“自从结婚后，猫很少进家，而且行为有点诡异。”

猫听了连连叫冤道：“冤枉啊，我只是去追老鼠！”

狗更不乐意了，对法官说：“你听听！它要不是嫌弃我，不想和我过了，怎么可能去追老鼠？”

(凹凸曼)





## 吃米线

对恋人去吃米线。男人一进门就对老板说：“来四大碗米线！”

女人跟在身后，赶忙说：“叫那么多干吗？我吃一碗就够了！”

男人一听，拍了拍脑袋，说：“哦，还有你呢！老板，那来五大碗！”

（淡淡淡蓝）

## 分手的原因

喝酸奶时，男孩想到女友爱节俭，便舔起了酸奶盖子，没想到女友看见后，却提出了分手。

男孩不解地问：“舔盖子怎么了？我这不是节俭吗？”

女友回答：“你看看，这么浅的瓶盖你都舔不干净，可见不是真的节俭！”

（苏格拉没有底）

## 买珠宝

一位富商和妻子一起去珠宝店，他们看了许多首饰，终于看上了两件。店主想推销其中一件昂贵的首饰，就趁富商走开接电话的时候，悄悄地对富商妻子说：“你还是多花一点你丈夫的钱吧，不然，他会给小老婆花的。”

话音刚落，只见富商妻子微微一笑，冷冷地说道：“我就是他的小老婆！”

（笑熬糨糊）

老妈看到刚出台的网约车新政，对女儿说：“以后啊，你出门前都要好好收拾收拾，不要不洗头出门，特别是你要叫网约车的时候。”

女儿有些不解，就问：“为啥要这么做啊？”

老妈说：“你看，新政不仅要求司机有本地户口、本地车牌，开的还得是2.0L或者1.8T以上排量的车。这条件，平时介绍对象都不容易碰得到，现在网约车平台都给你筛好了。”

（郑宗不正宗）

## 网约车新政







· 笑话 ·

## 偷穿老公的鞋

丽和王大嫂聊天时，王大嫂说结婚那天，娘家人让她做一件事，做了就能让老公一辈子听自己的话。丽丽好奇地问：“是什么事儿啊？”王大嫂说：“晚上我趁老公睡着了，偷偷地穿上他的鞋子，在屋里走了两圈。”

丽丽迫不及待地问：“那你做了之后，老公听你的话了吗？”王大嫂叹了口气，说：“听没听先不说，我因为穿了他的臭鞋，被传染了严重的脚气！”

(马里奥的奥利奥)



## 修照片

对情侣要拍婚纱照。女孩问工作人员：“我的门牙有点龅，你们修照片时可以修掉吗？”工作人员说：“可以。”她的男友在旁边不怀好意地笑，女孩继续问工作人员：“如果缺了颗门牙可以补吗？”

工作人员蒙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时，只见女孩白了男友一眼，说：“因为等一下我会让他少颗门牙……”

(溜溜球)

## 夸夸我

五岁的女儿让爸爸帮她做件事。爸爸说：“我很累，没力气了。要不你夸我两句，那样我就又有劲了。”

女儿想了想，大叫了爸爸一声。爸爸高声地应了，等待女儿夸奖自己，谁知女儿继续说：“你家姐姐长得可真漂亮啊……”

(流浪地球)

## 喜欢一个人

大军在微信上向女神表白，但女神告诉他，自己喜欢一个人。大军很难过，又很想知道是谁俘获了女神的芳心，就问：“是谁？”可女神仍然回答：“我喜欢一个人。”

大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到底是谁啊？”

女神生气地回复道：“姐喜欢单身！一个人！”

(小情歌)





## 不同的字条

## 差评

有个人在一家网店买了一款手机壳，收到货后，他给商品打了差评，还评论说：“黑心卖家，店里的手机壳特别差，我买来送给女朋友当情人节礼物，当天她就跟我分手了！”

卖家回复他：“三块九还包邮的手机壳，您拿来当情人节礼物？冲您对我们店产品质量的这份信任，这个差评我认了！”  
(胖胖糖)

## 面试

强子今天去面试销售员职位。面试官递给他一台笔记本电脑，说：“来，试着把这个卖给我。”强子接过笔记本电脑夹在腋下，走出面试会场，骑着电动车回家去了。

强子刚到家，面试官就给他打来电话：“马上把电脑给我送回来！”

强子说：“没问题，只要给我2000块钱，它就是你的了。”

面试官说：“好，你面试通过了！”

(章鱼三)

## 没有见过你

有一天，弟弟问姐姐：“你是不是妈妈生的？”姐姐说：“是呀！”

弟弟天真地看着姐姐，说：“不是吧？我怎么没在妈妈的肚子里见过你呀？”  
(九宫格吃火锅)

杰 克是个聪明调皮的男孩子。这天，他到学校食堂吃午餐，看到桌子的一头有一大堆苹果，放苹果的托盘上贴着一张字条：“只能拿一个。上帝在看着你。”

杰克又往前走，看到桌子的另一端有一大堆巧克力饼干，那儿并没有贴字条。杰克眼珠一转，快速写了一张字条，贴在旁边：“想要多少拿多少，因为上帝正看着苹果呢。”

(樱桃小肉丸)



本栏目欢迎来稿。请把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greygrass527@126.com](mailto:greygrass527@126.com)。





大

回

■ 冯骥才



**大**回姓回，人高马大，手大脚大嘴大耳朵大，人叫他大回。

叫惯了大回，反倒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大回是能人，专攻垂钓。手里一根竹竿子，就是钓鱼竿；一个使针敲成的钩，就是鱼钩；一根纳鞋底子用的上了蜡的细线绳，就是鱼线；还有一片鸽子的羽毛拴在线绳上，就是鱼漂。只凭这几样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他蹲在坑边，顶多七天，能把坑里几千条鱼钓光了，连鱼秧子也逃不掉。

甭管水里的鱼多杂，他想要哪种就专上哪种鱼；他还能钓完公鱼钓母鱼，一对对地往上钓。他钓的大鱼比他还沉，钓的小鱼比鱼钩还

小。

人说钓鱼凭的是运气，他凭的是能耐。

钓鲫鱼用的红虫子，又小又细，好赛线头，而且只有一层薄皮儿，里边一兜儿血红的水。要想把鱼钩穿进去，那可不易；弄不好钩尖一斜，一股红水出来，单剩下一层皮儿了。可人家大回把红虫子全放在嘴里，在腮帮子那里存着。用的时候，手指捏着鱼钩，张开嘴把钩往里边一挂，保管把那小红虫漂漂亮亮穿在鱼钩上。就这手活，谁会？

他无论钓什么都有绝招，比方钓王八。

钓鱼时钩到王八，都是竿儿弯，线不动，很容易疑惑是不是钩上了





水下边的石块。心里急，一使劲，线断了！大回不急，稳稳绷住。停了会儿，见线一走，认准那是王八在爬，就更不着急提竿。

尤其大王八，被鱼钩钩住之后，便用两只前爪子抓住了草，假若用力提竿，竿不折线断。每到这时候，大回便从腰间摸出一个铜环，从鱼竿的底把套进去，穿过鱼竿一松手，铜环便顺着鱼线溜下去。

水底下的王八正吃着劲儿，忽见一个锃亮的东西直朝自己的脑袋飞来，不知是嘛，扬起前爪子一挡，这便松开下边的草。嘿，就势把它舒舒服服地提上来！

这招这法，还在哪儿见过？

天津卫人过年有个风俗，便是放生，就是把一条活鲤鱼放到河里。为的是行善，求好报。放鱼时，要在鱼的背鳍上拴一根红绳，做个记号。倘若第二年把这鱼打上来，就再拴一根红绳。第三年照样还拴一根。据说这种背上拴着三根红绳的鲤鱼，放到河里，可以跳龙门。一切人间的福禄寿财，就全招来了。

可是鲤鱼到处有，拴红绳的鱼无处弄到。鱼要是给鱼钩钩过一次，就变得又灵又贼。拴一根红绳的鲤鱼在鱼市上偶尔还能看见，拴两根红绳的鲤鱼看不见，拴三根红绳的

连撒网打鱼的也没瞧见过。你想花大价钱买，他会笑着说：“你有本事把河淘干了，我就有本事把它弄上来。”

怎么办？找大回。天津卫八大家都是一进腊月，就跟大回订这种三根红绳的鲤鱼了。

大回站在河边，看好鱼道。鱼道就是鱼在水里常走的路，大回有双神眼，能一眼看到水里。他瞧准鲤鱼常待的地界，把一个面团扔下去。这面团比栗子大，小鱼吃不进嘴，大鱼一口一个。

但这面团里边决不下钩，纯粹是扔到河里喂鱼，一天扔一个。开头，那贼乎乎的大鱼冒着危险试着吃，一吃没事，第二天再来一个，胆儿便渐渐大起来，以后见了面团张嘴就吞。半个月二十天后，大回心想差不多了，用鱼钩钩个面团扔下去。错不了——一条拴红绳的大鲤鱼就结结实实绷住了。

可是这法子最多只能钓到拴两根红绳的鲤鱼。三根红绳的鲤鱼决不上钩。这三根绳的鲤鱼已经被人钓到三次，就是吃屎也不敢再吃面团了。使嘛法子？就用小孩的屁屁做鱼食！大回不是把鱼琢磨透了？

南门外那些水坑，哪个坑里有嘛鱼，哪个坑里的鱼大小，哪个





· 网文热读 ·

坑的鱼有多少条，他心里全一清二楚。他能把坑里的鱼全钓绝了，但他也决不把任何一个坑里的鱼钓绝了。钓绝了，他玩嘛？

故而，小鱼不钓，等它长大；母鱼不钓，等它溜子。远近钓者就称他“鱼绝后”，这可不是骂他，是夸他。

这外号并不好——

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夏至后转一天。大回钓了一天鱼，人困马乏。多半辈子，整天站在坑边河边，风吹日晒，身子里的油耗得差不多了。他在鼓楼北的聚合成饭庄，吃饱肚子喝足酒，提着一篓子鱼摇摇晃晃回家，走不动就靠墙睡会儿。他家在北城根，这一段路不近，他走走停停直到午夜，迷迷糊糊就趴在大街上了。

这时，街上走过来一辆拉东西的马车，赶车人在车上睡着了。但就是醒着也瞧不见他——凑巧这段路的几盏街灯给风吹灭了。这真是该活死不了，该死活不了。马车从大回身上轧过去时，车夫那老家伙睡得太死，居然也没觉出来。转天



天亮了才叫人发现，大回给车轧成一个片儿了，赛张纸似的贴在地面上。奇怪的是，人被轧瘪了，鱼篓子却没轧着，里边的鱼还都活着。等巡警一追查，更奇怪的是，那车上拉的东西，竟然是一车鱼！这事叫人听了一怔一惊，脖子后边冒出凉气来。

有人说，这事坏就坏在他那个外号上了，“鱼绝后”就是叫“鱼”把他“绝后”了。但有人说，这是上天的报应，他一辈子钓的鱼实在太多了，龙王爷叫他去以命抵命。

可事情传到东城里的文人裴文锦——裴五爷那里，人家念书的人说的话就另一个味儿了。人家说：能人全都死在能耐上。

（推荐者：偶然）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插图：孙小片）





前些天，阿P去邻居老孙家赴宴。老孙女儿考上大学，为此举办升学宴，阿P大方地随了五百块钱的礼。吃饱喝足回到家，阿P跟老婆小兰说：“看老孙家那热闹劲儿，咱家也办，毕竟小P也升学了嘛。”

小兰犹豫了：“老孙女儿学习好，考了五百多分，上了个不错的本科；可小P才考了二百多分，只能上个专科学校，有啥可庆祝的？”

但阿P想法不一样，这是儿子的人生转折点，值得纪念；最重要的是，能回收一些之前散出去的份子钱，升学宴一定要办！拗不过阿P，小兰只好张罗宴席的事，阿P则通知亲朋好友。

日子一到，朋友邻居都来了，大家随的礼都是五百块钱朝上，阿P的朋友张亮还随了一千块，可这老孙居然只随礼二百块！阿P不乐意了，可当着众人的面不好拉下脸，于是他开玩笑地说：“老孙，手头紧了？”

都是朋友，手头不宽绰拿啥钱啊，人到就行了。”

老孙一愣，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说啥呢？我能没钱？我女儿考了五百多分，你不是拿了五百吗？你家小P考了二百多分，我拿二百，有啥不对吗？宴会是孩子办的，就要以孩子为标准嘛，我老家的习俗就是这样的，超过二百不是打你阿P的脸吗？我可是为你考虑……”

阿P一听，气炸了肺，心意

## 阿P破规矩

■ 刘振涛







多少不计，可话说得夹枪带棒的，谁受得了？但是如果自己当众发火，那就落了下乘。阿P冷静下来，拍着老孙的肩膀，勉强笑着说：“有道理，家乡的规矩不能破，一会儿可要吃好喝好。”

阿P把小兰拉到旁边和她一说，小兰也很生气：“以后别和这种人来往就是了，这次就算了吧。”

阿P脖子一梗：“他埋汰我没啥，可贬低我儿子就是不行，这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说起来容易，可具体咋做呢？阿P皱眉苦思，突然，他灵光一闪，一拍大腿：有了！你有规矩？我也有，用我的规矩破你的规矩！

阿P急忙把小P叫到跟前，一番耳语后，小P却面露难色：“爸，这样不好吧？”

阿P拍了一下儿子的头：“小子，等你步入社会，你就知道，什么人该给面子，什么人不该留面子。听我的，看我眼色行事！”

安排好，阿P便来到桌前开始敬酒，他按着张亮的肩膀，对儿子说：“小P，把茅台打开，这是你张叔，也是你‘一千叔’，你得敬一杯。”

小P过来，给张亮倒了满满一杯：“张叔好，给您敬酒了。”

张亮站起身，喜笑颜开，接过酒杯一口干了：“这茅台得千把块吧？好酒！好侄子！”

阿P依次介绍着每一个人，小P也给每位都敬了酒。当轮到老孙时，阿P介绍说：“这是你孙叔，哦，也是‘二百叔’，人家女儿可是考上了本科哦。”

小P忙冲老孙一鞠躬：“二百叔好，您稍等一下。”说完，小P跑去拿了一瓶二锅头回来，给老孙倒了满满一杯。

这下，大伙儿都明白了阿P的意思，这是让老孙下不来台啊！果然，老孙脸色一沉：“啥意思啊？”

阿P满脸堆笑说：“老孙啊，别介意，这是我们老家的风俗，敬酒是按照礼金数额来敬的，五百以上是茅台，依次往下我就不说了，您是二百的标准，所以就是二锅头了。”

大伙儿本来就对老孙的所作所为看不上眼，这下都开心地笑了，张亮还暗暗地对阿P伸大拇指！

老孙脸色微微发红，可众目睽睽之下不好发作，他尴尬地端起杯子，一饮而尽。阿P忙笑嘻嘻地说了句：“哇，老孙好酒量。”

敬完一轮酒，阿P又让小P给大伙儿敬烟。轮到老孙时，阿P





呵斥小P：“不懂事，你孙叔很重视习俗礼节的，那‘华子’是给叔伯大爷抽的，你孙叔是二百的标准，咱不能坏了规矩，还不赶紧换烟？”

小P赶紧拿出一包八块钱的红塔山，抽出一支，双手递给老孙。

老孙顿时涨红了脸，人家抽“华子”，给他的却是八块钱的烟，赤裸裸的报复啊！老孙刚要抬屁股走人，却被阿P一把按住：“坐下坐下，小辈给点烟，长辈不用起身。”

这下，老孙想走也走不了了，脸已经丢了，他不知道阿P还有啥花活，可马上再掏钱补齐，更丢脸！他没想到阿P现事现报，都不隔夜，于是如坐针毡，后悔占那点儿便宜了，这三百不该省啊……

阿P看在眼里，一阵舒坦：你让我下不来台，我就让你难堪，还想拿捏我阿P？不自量力！

其实阿P也知道差不多了，适可而止才是处世之道，他开口缓解尴尬：“分数不代表能力，虽说我家小P分数低，但有特长啊，小P，上绝活！”

话音刚落，小P便推来了一张活动桌子和

烤箱，上面放的家伙什一看就是做面点用的东西，一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张亮反应快：“大侄子这是要现场弄蛋糕？”

阿P得意地一挺胸脯：“猜对了，让我儿子给大伙儿做个蛋糕助兴。我儿子做的蛋糕可不一般，无可复制，蝎子拉屎独一份。”

老孙终于逮到机会，揶揄道：“蛋糕谁没吃过？还独一份，还能做出花来？”

阿P笑了笑，没理他。

没过多久，小P做的蛋糕出炉了，又经过他眼花缭乱的一番制作后，大伙儿惊呆了：“天呐，小P这手艺……这、这谁敢吃啊？吃一口都是暴殄天物啊！”

桌上，三层蛋糕如一座大山，







· 阿P系列幽默故事 ·

松林翠柏，重峦叠嶂，一条巨龙欲冲入云霄状，盘旋在山巅。

张亮吃惊地说：“大侄子这绝活，放在哪家蛋糕店，都是高级师傅啊，就算不上大学，直接去应聘，都会被疯抢啊！”

阿P得意地站起来：“所以说嘛，分数高低，不代表以后就业的能力，我儿子报的专业就是中西面点，给大伙儿普及一下，他将来从事的行业是西点，人家不叫师傅，叫裱——花——师，那可是整个西点房的灵魂，工资都是按年薪算的，懂了吧？”

所有人都在给蛋糕拍照，老孙也两眼放光，他突然想到什么，犹犹豫豫地开口道：“阿P兄弟，下周我女儿要过18岁生日，我想给她办个成人礼。每次过生日，这丫头都对蛋糕不满意，今天小P这绝活我服了，我想聘请小P下周到我家现场制作蛋糕，这是预订金。”说着，他掏出三百块钱，不由分说塞到了阿P手里。

阿P一愣，很快脑子转过来了，老孙被儿子的绝活征服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是变相地把这三百块还回来了呀！

阿P喜出望外，高分怎样？

本科又能怎样？学霸未必有出息，学渣未必不能混得风生水起，有一技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阿P对着张亮眨眨眼，意思是说，看见没？我阿P把这老孙治老实了吧？

可张亮会错意了，猛给小P加分：“以后我大侄子可是大师级别的西点师傅，哦不，裱花师了，想要现场观摩他做蛋糕，花钱不一定看得到，下周我必须得去热闹热闹，拍个视频啥的。”

大伙儿也觉得是这个理，看那桌上的蛋糕简直就是艺术品，让人大开眼界，都不约而同地说下周要去瞧热闹。

这下，老孙激动得连连冲大伙儿抱拳，说着感谢捧场之类的话……

阿P正得意呢，当看到老孙满脸堆笑，他心里“咯噔”一下：大伙儿都去，我能空着手吗？

阿P一阵肉疼，看来这钱没捂热乎又要拿出去，可又想到儿子下周要一展风采，得有多少人来恭维自己啊，我这当爹的岂能不到场？想到这儿，阿P立刻满面春风，吹起了口哨。

（发稿编辑：王琦）

（题图、插图：顾子易）





- ◆ 烫染的尽头是黑长直，医美的尽头是养生，消费的尽头是断舍离，口红的尽头是裸色，时尚的尽头是黑白灰，世间的这一切终究是大道至简。
- ◆ 国人对一道菜好吃的最高评价是好下饭，对甜品的最高评价是不甜，批评一个甜品会说太甜了，夸外面的饭好吃会说跟家里的味一样，夸家里做饭好吃会说跟饭店里做的一样。
- ◆ 你之所以会产生密集恐惧，是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不美，你怕的才不是密集，是丑陋。不信你想想，一百元的人民币一沓沓地在你面前堆成山，你是逃开还是拥抱？
- ◆ 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女人之美，在于傻得天真无畏；男人之美，在于说谎说得白日见鬼。

(推荐者：小 檐)

## 尴尬癌犯了

- ◆ 某日，几个男同事挤在办公室里看冬奥会女子冰壶决赛，不停地为两队的精彩表现鼓掌、喝彩。这时，一个女同事推门而入，看到他们围在电视机前，不屑地说：“真搞不懂你们男人，连个吸尘器广告也看得这么津津有味！”
- ◆ 三爷喝酒大醉，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急救。医生给他洗胃，可他嘴里一直喊着儿子的名字：“海亮啊海亮啊！”医生听了忍不住说：“都差点喝死了，还‘海量’哪……”
- ◆ 送了一年多的快递，今天我终

于坐上了经理的位子。记得经理是这么和我说的：“阿龙啊，我这个破椅子你拿去坐吧，我换了个沙发。”

(推荐者：黄金屋)







## 一句话笑翻你

- ◆ 情绪不挂在脸上，难道挂在墙上吗？我又不是蒙娜丽莎。
  - ◆ 整个办公室里，除了我们又便宜又好用，其他都是又贵又脆弱的东西。
  - ◆ 给三千干三千的活，那叫出卖劳动力；给三千干一千五的活，才叫挣钱。
  - ◆ 再也不去逛商场了，刚刚看到我的工资被挂在一条裙子上。
  - ◆ 努力不一定被看见，但是一休息就会被看见；加班不一定被看见，但是迟到一定会被看见。
  - ◆ 早上出门我是完整的，晚上回家像是被找回的零钱。
  - ◆ 世间三大谎言：成绩中游偏上的学生最有出息，微胖才是最好的身材，女孩被剩下是因为条件太优秀了。
  - ◆ 女生之间何必那么计较，反正过几十年都是要一起去跳广场舞的。
  - ◆ 朋友和刺客的唯一区别就是，刺客在背后捅你一刀，你回头痛苦地说：“啊，你是？”而损友背后捅你一刀，你回头会惊讶地说：“啊，是你！”
- （推荐者：一一）

### 脑洞清奇只服你

- ◆ 夏天都穿裙子短裤的，我怎么才能与众不同呢？**神回复**：很简单，买两个创可贴，一个膝盖贴一个，绝对引人注目。
- ◆ 成功了就是王总，不成功就是王某，不说了，运钞车来了。**神回复**：你安安静静地做个老王不好吗？
- ◆ 去昆明出差，快到家了才想起忘了给女朋友带当地特产，怎么办？**神回复**：在小区门口药店买一盒云南白药气雾剂。
- ◆ 为什么我的前男友还在关注我呢？**神回复**：他是想看看以后能不能吃吃回头草。
- ◆ 为什么我的脸长得这么大，身子这么宽呢？**神回复**：因为你是被父母拉扯大的。
- ◆ 同样是女人，为什么女朋友好哄，丈母娘难哄？**神回复**：哄别人的老婆，不挨揍就便宜你了！

（推荐者：青草青青）（本栏插图：孙小片）





# 抢|生|意

□ 张 玮

李霞住的村子以佛桃出名，家家户户都种有佛桃树。可今年行情不好，佛桃成熟后却滞销，一连好几天都见不着主动上门的客户，李霞十分心急。同村的其他种桃户也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为了能尽早把桃卖出去，大家都在纷纷寻找买桃的客户。

这天早晨，李霞摘下来一百多箱佛桃，原本是要给城里的一个客户送过去的，没想到那个客户打来电话说，他临时有急事要到省城去，桃暂时就不让李霞送了，什么时候送，他再打电话告知。

李霞接完电话就急了，这么多桃可不好处理。她着急地走出桃行，

发现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正东瞅西瞧地朝她走来。看到她，那汉子立刻问，刘家喜的桃行在哪里，他是来买佛桃的。李霞一听这话，心里一动，不由得动起了歪心思。她想，这人既然打听刘家喜的桃行，显然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他叫进自家的桃行，把桃卖了再说。

这么一想，李霞当即说道：“你问巧了，跟着我来就是了……”说着，她领着来人走向自家的桃行。

那人边走边告诉李霞，他和刘家喜是小学同学，已经好多年未见面了，听说他种了不少佛桃，就慕名前来购买。

进了桃行，李霞领那人看了桃子，还特意让他品尝了一个大佛桃。那人很满意，把停在路边的车开过来，一下就要了一百箱。算完账，





· 新传说 ·

那人问为什么没看到刘家喜。李霞告诉他，刘家喜是她男人，外出联系客户去了。那人也没多说，开车就走了。

其实，这刘家喜是李霞家附近的一个种桃户，李霞截了刘家喜的客户，也是迫不得已，她也感到这么做很不地道。她男人一回到家里，她就把这情况告诉了他。男人有些着急，告诉她，自己在回来的路上，碰到刘家喜正站在一个路口，好像在等什么人，看到自己还热情地说，现在卖桃难，如果谁家联系到了几个客户，就要互相照顾，让给他人一个。

“你看看，人家说得多好呀。你倒好，半路上还抢人家的生意！要是人家的桃摘下来了，卖不了咋办？这事要是传出去，看你还怎么见人！”男人的话让李霞也担心起来，特别是听说刘家喜还站在路边等人，这更让她忐忑不安起来。不行，与其让刘家喜发现了找上门来兴师问罪，不如自己主动去认个错。

这么一想，李霞便当即去找刘家喜了。远远地，她看见刘家喜果然伸着脖子站在马路边，还在等什么人。李霞立即上前，跟他道歉。

刘家喜一听，好像有些发蒙：“什么，你把我的客户给截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李霞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刚说完，她兜里的手机响了，原来是她男人打来的。男人在电话里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他在城里的舅舅刚刚打来电话说，联系来一个工厂的大客户，要买二百箱佛桃，还说价格好商量，过几个小时就到。

手机里的通话声被一旁的刘家喜听了个仔仔细细。听完，他歪着头问：“李霞妹子，你说咋办吧，你家等会儿来了大客户，可我的桃……你是不知道，我刚摘了一百多箱桃，等着那客户来买哩……”

李霞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张嘴说道：“你放心，我家的客户来了就让他去收你家的桃，我将功补过。”刘家喜一听立刻追问道：“你说话算数？”

李霞大大咧咧地说：“我都犯那么大错误了，还能说话不算数？”刘家喜一听，露出笑容来，并且连连说道：“好、好、好，我可在桃行里等着，你一定要兑现诺言哟……”李霞点点头，先回去了。

几个小时后，舅舅果然领着几个人来到了李霞的桃行。李霞也不食言，领着来人就去刘家喜的桃行。舅舅在一旁直犯糊涂：“你们不是三天两头跟我说，自家桃行里





的佛桃难卖嘛，咋又替人家卖起桃来了？”李霞在一旁支支吾吾地搪塞说：“以后再慢慢跟你说，舅舅你先别管了……”

舅舅领来的客户不愧为大厂子来的人，不光要的桃多，价格也高，这让李霞后悔不已。她从刘家喜的桃行里回来后，对男人说了这情况，她男人也是觉得很可惜。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李霞正在桃行里吃早饭，忽然发现，那天来买她家桃的刘家喜的小学同学又来了。一走进桃行，他就告诉李霞，今天又是来买她家桃的。原来，他开着一家店铺，把佛桃买回去后，他以更高的价格把桃卖了出去，而且销售得很快。他笑呵呵地对李霞说：“你家的佛桃好吃，顾客都很喜欢，我自然是再来买一些了。”

李霞不好意思地说：“真是对不起，让你见笑了，我这里根本不是刘家喜的桃行……是我为了卖自家的桃欺骗了你。你还是到刘家喜的桃行去买吧，我这里不是你要找的地方。”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这里不是刘家喜的桃行。”那人一听，竟“嘿嘿”笑着说，“刘家喜的媳妇我见过，哪会是你呀？”

李霞迷糊了，问：“那你怎么

还……”

来人解释说，他那天确实是来买佛桃的，但不是与刘家喜约好的。前些年他和刘家喜一块儿共过事，了解刘家喜为人爱占小便宜，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是不会去买刘家喜的桃的。

“这么说那天他在路边等的客户不是你了？”李霞着急地问一句。

“我根本就没联系他，他怎么会等我呢？我之所以打出他的旗号，是因为我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怕我这生人被欺负。”

想不到晚上李霞的男人回家，还给她带回来另外的消息：那天舅舅带人来买桃的时候，刘家喜的桃根本没有提前摘下来，而是找了人帮忙抢摘的。男人还说：“对了，那天，刘家喜站在马路边根本不是在等客户，而是在等他读高中的丫头从城里坐车回家……”

(发稿编辑：王琦)

(题图：佐夫)

### 2023年11月(上)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死者有恐高症，湖水清澈可以看到四十米深，一个有恐高症的人怎么可能自己划船来这种地方呢？所以死者是不可能自己来湖上划船游玩的。

**疯狂QA：**有一个孩子连筐拿的。





# 刮奖

□ 莫炳生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何贵是个普通工人，这天，他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回家，路过了火车站前的广场。

广场平时人不多，这几天却分外热闹，因为有福利机构在搞刮奖活动。奖品从锅碗瓢盆到床单被罩、彩电、自行车乃至小汽车，什么都有，当然更多的是“谢谢参与”。

这几天，厂子里的工友们都在说刮奖的事。何贵对此并不关心，可昨天，同车间的侯文骑着那辆花两块钱刮来的自行车进了厂区，何贵才相信中奖是真的。他虽羡慕，却不相信自己也会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

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很多卖彩票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面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广播喇叭里不断传出



主持人声调夸张的中奖报告，满地都是刮开的没有中奖的彩票。

何贵一脚着地支着车子，远远地看了一会儿，正要转身离开，却猛地发现一只大红蜻蜓落在他把着车把的右手衣袖上。何贵甩了一下胳膊，蜻蜓飞走了，不等他把车子蹬起来，那蜻蜓又飞回了原处；何贵再甩了一次，结果蜻蜓在空中盘旋一圈，又落回原处。

太奇怪了，这片广场平时确实有很多蜻蜓飞来飞去，今天这只怎么就盯上他的衣袖了？

何贵大脑中突然灵光一闪：“蜻蜓”，莫非就是“请停”？在刮奖





现场停下还能干什么，当然是刮奖啊！

何贵不再犹豫，将自行车停好，挤进人群，掏出两元钱买了一张彩票，迫不及待地刮开，果然不负所望，虽然只是末等奖，一个塑料盆，却让何贵信心大增。于是他一手拿着塑料盆，一手又把刚发的200元工资掏出来，直接买了100张彩票，挤出人群，来到放自行车的地方，席地而坐刮起了彩票。

尽管他信心满满，可100张彩票中，除了又刮出一个塑料盆，其他全是“谢谢参与”。望着眼前一堆刮开的彩票，何贵好生郁闷，他无奈地将两个塑料盆夹在车后架上，推车走出了车站广场。

老婆下岗在家，孩子上高中，处处都需要钱，200元钱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就这么打了水漂。何贵一路都在想着回家怎么向老婆解释，老婆虽通情达理，但一个月的工资没了，终究说不过去。他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闻香来”小吃店，突然想借酒浇愁了。

何贵没什么酒量，平时二两酒就打发了，今天因为有心事，一个炒豆芽就送下去三两老白干。喝完酒，何贵出了门才发现，夹在车后架上的塑料盆不知啥时候丢了，正

好眼不见心不烦，他推起自行车，脚步踉跄地往家走去。

见何贵喝了酒，老婆忙伺候他躺在床上，何贵却怎么也睡不着。他起身喝水，猛然见到餐桌上有一盒没开封的彩票，便问老婆这是怎么回事。老婆说：“在家闲着没事，有个姐妹介绍我去彩票点打工，卖出一张彩票能提一毛钱呢！今天我卖出了两整盒，还剩一盒，明天接着卖。”

在酒精的刺激下，何贵兴奋地把纸盒撕开，趴在桌子上刮起了彩票。老婆见状急忙上前制止，连呼：“一张就是两元钱，你不能这么浪费啊！”何贵瞪着发红的眼睛道：“我怎么就刮不得？自己老婆卖彩票，我刮几张怎么了？你上一边待着去，我要刮自行车，刮彩电，刮小汽车！”说着，他把上前制止他的老婆推倒在地，不顾老婆的哭闹，继续刮起来。

何贵醉眼蒙眬，每刮完一张，看着“谢谢参与”几个字，他都骂一声扔掉。眼见一盒500张彩票就要刮完，看着桌上地下的一堆堆废彩票，何贵猛地酒醒了，自己这是怎么了？500张彩票，那可是1000元钱哪！因为喝了点酒就如





· 新传说 ·

此败家，不怪老婆寻死觅活，现在自己都恨不得打自己一顿。

看着盒子里剩下的十几张彩票，老婆冲他喊：“你倒是刮呀，刮呀！”何贵不敢吭声，任由老婆哭骂。

第二天，何贵去上班，老婆东拼西凑地补上了他刮彩票的钱，又接着去卖彩票。

晚上回到家，何贵见老婆正伤心地嘤嘤哭着，心虚地想上前安慰几句，没等张嘴，老婆却一把抱住他，放声大哭起来：“都怪我不好啊，都怪我不好！是我没福气，我就是个扫把星！”

何贵被弄得一头雾水，连忙问出了什么事，老婆抽抽搭搭地说：“昨天晚上剩的那十三张彩票，今天早上拿去卖，里面真的有一辆小汽车呀！我要是不拦着你，那小汽车肯定是咱家的了，十几万块就这么没了呀！”

何贵一肚子的苦却说不出口。老婆固然阻止他刮彩票了，可昨天如果他再多喝一两酒，恐怕也不会在那关键的时候清醒过来住了手，看来“富贵在天”这句话真不是假的。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工友们

凑在一起闲聊，大伙儿都说侯文运气好，花两元钱就刮到了一辆自行车，吵着让他请客。侯文苦笑着说：“大伙儿都知道我刮到了自行车，可你们谁知道，我那自行车是花了800元钱买来的呀！”

大伙儿疑惑不已，侯文解释说：“那天下班路过火车站广场，我本来没想着去刮什么奖，结果一只红蜻蜓落在我的衣袖上不肯飞走，我以为这是老天在暗示我，就买起彩票来。开始是一张一张地买，后来是一打一打地买，一口气把我从姐姐那儿借来的800元买房钱花光，我才中了这么一辆价值200多块的自行车。”

听了侯文的话，何贵心里暗暗称奇，为什么他和侯文的经历如此相似？

这时候，一个工友从外面走了进来，说：“看来是要下雨啦，外面的蜻蜓飞得好低！前天厂里搞福利，我帮着卸葡萄，弄了一身葡萄汁，刚刚骑车来的路上，简直被蜻蜓包围了。”

听了这话，何贵和侯文恍然大悟，不由得偷偷看了眼各自的衣袖——前天卸车，他俩也去了……

（发稿编辑：赵媛佳）

（题图：豆薇）





# 我们 年少时

□ 于洪霞

**林**莉是一名自由搏击运动员，她沉默寡言、出手凶悍，在许多省级的专业赛事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这天，远在家乡的初中同学李刚忽然打来电话，邀请林莉参加自己的婚礼。林莉有些意外，推说自己训练繁忙，礼金奉上，婚礼就无法参加了。

李刚郑重地说道：“婚期定在‘五一’，我特意看了，那时候你没比赛。你一定要来。”

林莉更纳闷了，两人读书时并没有太多交集，没理由迁就自己决定婚期呀！

李刚沉默片刻，有些难为情地说：“你还记得赵静吗？其实我的

新娘就是她。这是我们俩共同的想法……”

林莉大吃一惊，眼前浮现出一个臃肿泼辣的女孩。她的眼神冰冷起来，淡淡地说道：“我不会去的，祝你们幸福。”

不等李刚说话，林莉果断挂了电话。她久久不能平静，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涌上心头。

读初中时，林莉是个阳光开朗的女孩儿。有天课间，林莉和同学结伴上完厕所，正要出门，就见隔壁班一个叫赵静的女生捂着肚子，询问谁有多余的手纸。林莉掏掏口袋，见还剩了些，就大方地递了过去，赵静却嫌弃地说：“就这么点儿呀？”





林莉开玩笑道：“你多大屁股呀，这些还不够用？”话音刚落，赵静忽然变了脸色，猛地甩了林莉一记耳光，随后又扑过来，撕扯她的头发。林莉被打蒙了，奋力反抗着，加上同学在旁边拉架，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往外跑去。林莉边跑边郁闷地说：“这女生疯了吧？简直莫名其妙！”

同学却担心道：“这个赵静出了名的能打架，这事儿恐怕没完。”

林莉忐忑不安地挨到中午放学，一路上东张西望，没发现赵静的影子，不由得松了口气。可她下午到教室刚坐下不久，赵静就气势汹汹地出现在门口，朝林莉喊道：“你出来！”

林莉虽然害怕，但也知道逃避不是办法，强作镇定地走出门。只见赵静猛地一扬手，一把沙子朝林莉扑面而来，迷住了她的眼睛，在她捂脸的时候，赵静抓住她，疯狂地踢了起来。

林莉班上的同学纷纷上前拉架，不料赵静从怀里掏出一把片刀来，喝道：“谁敢多管闲事，我哥饶不了他！”大家闻声纷纷退后。赵静的哥哥老虎儿，号称“八大金刚”之首，是附近小有名气的混混。

这时，班长李刚从走廊尽头跑

过来，上前推开赵静，大声斥责道：“你干什么呢？”

赵静忽然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道：“她……她喊我外号。”

林莉狼狈地爬起来，抽泣着辩解：“我什么时候喊你外号了？”

“在厕所时你讽刺我屁股大！”

林莉这才隐隐想起来，好像确实有人管赵静叫“赵大屁股”，可自己根本没往这方面想呀！

李刚生气地说：“身材不好还介意别人说，那你就多锻炼少吃点，靠拳头堵别人嘴算什么本事？”赵静直直地看着他，眼窝慢慢红了，指着林莉恶狠狠地说道：“今天先饶过你，以后别再犯到我手上！”

林莉走回教室，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下午第二节课课间时，一个男生忽然跑进来大声说道：“赵大屁股她哥带着几个人在校门口晃悠呢，不知道是不是冲林莉来的。”

林莉顿时吓坏了，觉得天都要塌了。放学后，她忐忑不安地走出校门，果然见五六个小混混飞扬跋扈地站在那儿抽着烟，带头的长得和赵静有几分相似。

林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硬着头皮打算从旁边溜走，不料这时又过来一群人，为首的“黄毛”对林莉大声说道：“老妹儿别怕，有哥在，





什么八大金刚、九大猩猩的，全都不好使！”

林莉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说什么好。那头老虎儿等人听到了挑衅的话，摩拳擦掌地走过来，两伙人没说几句话就打了起来。黄毛人多势众，很快就占了上风，老虎儿带着同党落荒而逃，却被路过的汽车撞飞了出去。黄毛等人见状一哄而散，跑得不见了踪影。

很快，林莉和赵静都被叫到了办公室，校长正和三名警察在说话。校长严厉地询问了林莉和赵静打架的前因后果，最后质问林莉找来帮忙的人是谁。

林莉根本不认识对方，想交代也交代不出来；赵静也非常委屈，坚称自己没有找哥哥来堵林莉。校长气恼地说道：“不说也没关系，警察会查清楚的。你们找人在校门前聚众打架，导致有人被车撞得骨折进了医院，社会影响极坏，学校决定给你们记大过处分，明天全校通报批评！”

在一千多双眼睛火辣辣的盯视下，林莉和赵静接受了通报批评。蒙受了不白之冤，林莉躲在家里不肯上学，

父亲只好托人把她转到了省城。她变得沉默寡言，开始练习搏击，并一步步走上了职业运动员的道路。然而午夜梦回时，她总忘不了赵静带给她的伤害。

回想起往事，林莉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起来，她暗暗做了个决定。

婚礼当天，林莉戴着墨镜进入酒店，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来。

新人上场后，林莉忍不住大吃一惊——李刚只是胖了点，脸上还有十年前的影子，但他旁边那位身材婀娜的新娘，让林莉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和赵静联系起来。

一张老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







· 新传说 ·

正是年少时的赵静。她扭头看着曾经的自己，讲起了爱情故事：“我读初中时就喜欢上了李刚。那时候我特别自卑，身材不好，总被别人叫外号，也因此打了很多架。是李刚告诉我，身材不好就少吃多运动，这句话改变了我。我开始学习健美操、练瑜伽，身材好了，那些因为自卑带来的戾气也消失了。我曾经伤害过一位无辜的女孩，可惜今天没能把她邀请到现场，当面向她道歉。”

看着满脸真诚的赵静，林莉鬼使神差地站起来，跳上台，习惯性地活动着肢体，向一对新人跑去。李刚认出了她，紧张地挡在赵静前面：“别……”

林莉笑了：“想哪去了，姐现在打人要收费的好吗？”

李刚尴尬地搓着手，将赵静让了出来。赵静泪眼盈盈地扑过来紧紧抱住林莉，反复说着“对不起”。

林莉忽然释怀了，轻轻拍着赵静的后背说道：“至于吗，把我找来就是为了这个？”

赵静抹了抹眼角说道：“这些年，我一直担心在李刚心里不如你……”

林莉翻着白眼打断她：“这都哪跟哪呀，我和他根本不搭界！”

赵静看着李刚，对林莉说：“你转学走后不久，案子就破了。和我哥打架的那些人是李刚叫来的，他怕你吃亏。那天我哥真不是来堵你的，他们就是闲得慌，满街找事儿。”

李刚的脸红了，诚恳地对赵静说：“没想到你对我帮林莉这事耿耿于怀。我对林莉真的只有普通同班同学的情谊，那天只不过是热血上了头，觉得作为班长应该帮帮同学，没想到……”他顿了顿，又对林莉说：“后来事情闹大了，我没敢站出来承认，害你受了处分，等我通想了站出来，你已经转学了。因为这事，我一直很愧疚……”

林莉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敢情我该打的不是赵静，而是你啊，看来下次得找机会跟你过过招！”

李刚不由得有些下不来台，正支支吾吾时，林莉又笑了：“你也该去练练了，看看你比初中时胖了多少，配得上我们貌美如花的赵静吗？现在在我这省冠军门下报名学搏击，给你打八折哦！”

李刚和赵静听完一愣，随即和林莉笑作了一团。那些年少时的伤痕不觉间烟消云散，他们好久没笑得这么开心了。

（发稿编辑：赵媛佳）

（题图、插图：陶健）





# 青皮争霸

□ 叶凌云

## 荒唐比试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占领了天津卫，但天津卫街头的青皮混混们还得混饭吃。青皮们想吃饭，就得有地盘，收保护费。而他们争地盘的方式，可谓独树一帜，那就是比狠，也就是挨打和自残，要么是躺在地上让对方随便打，要么就是看谁对自己更狠一点。

说起来，天津卫最繁华的洋货场一条街，是青皮们心目中的皇冠之地。谁占了这条街，谁就能日进斗金，飞黄腾达。也正因为竞争激

烈，一般的小青皮们都不敢妄想，只有最有实力的大青皮才敢染指。

这天，原本在这条街上收保护费的大青皮张三，收到了另一个大青皮李四的挑战书。李四表示，日本人来了之后，市场萧条，兄弟们吃不上饭了，自己要占这条街，不服就比画比画，认怂就滚蛋！张三大怒，当即应战。

到了傍晚，洋货场各店铺早早收摊，张三和李四各带着一群手下来到大街上，气势汹汹。张三先开口：“文比还是武比？”文比就是自残，武比就是让对方打自己。

因为警察前几天刚刚宣布，日本人为了表示自己带来了新秩序，凡是打架斗殴的统统严办，所以李四觉得武比容易引来警察，当即表





· 传闻轶事 ·

示：“文比！”

两人各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放着火盆、刀子和烈酒。李四作为挑战者，率先动手，一拱手，抄起刀来就插在大腿上，顿时血流如注。张三冷哼一声，毫不迟疑，也是一刀插下去，比李四插得还深一些。

李四拔出刀子，笑道：“得消消毒，否则容易没命啊！”说着拿起烈酒来直接倒在伤口上，旁边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张三哈哈大笑：“没错，是得消消毒！”他也把烈酒倒在伤口上。

李四伸手从火盆里抓出一块通

红的火炭，放在伤口上：“要我说，止血用什么药啊，这火炭就够了！”张三点点头，抓起一块更大的火炭，不但放在伤口上，还来回移动：“得这么滚一滚，止血才快呢！”

李四见张三毫不手软，咬咬牙，拿起刀子对着自己的耳朵：“三哥，我给你个耳朵下酒吧！”张三毫不犹豫，也拿起刀子：“放心，不白吃你的，我的耳朵比你的大，你还占便宜了！”

围观众人虽然都见过大场面，但真没见过这么气定神闲的，都看得龇牙咧嘴。

就在这时，一个人喊了一声：“慢着！”

### 一举两得

两人的刀停在耳朵边上，看向喊话之人。原来是一个退隐江湖的老青皮，人称五爷，平时扶危济困，颇有些名声，众人都对他敬重三分。五爷捻了捻胡须，说：“你们俩都是硬汉，这么比下去，只怕两败俱伤。我倒有个办法，能让你们分出个胜负来。”

两人忙问什么办法，五爷笑道：“自己捅自己，下手有轻重，那算不得本事。要比狠，到警察局的刑房里去比！谁能抗住打，出来后，







这条街就是他的！”

两人都是一愣，青皮比狠，还真没有到刑房里去比的。就像五爷说的，自己动手，那是心里有数的；刑房里的人，下手可没轻没重啊。不过此时众目睽睽，大家都在看着，谁也不敢认怂，当下李四咬咬牙表态道：“这有什么？我没问题啊！”张三也咬咬牙表了态：“谁怕谁呀！就这么着！不过五爷，怎么进刑房，又怎么出来呢？”

五爷让旁人都先走，然后带他俩到自己家里，烫上酒，炒了菜，边喝边说。酒过三巡后，五爷下地，给他俩直接下了跪！两人都吓了一跳，赶紧下地来扶，问五爷这是干什么。

五爷说：“实不相瞒，二位兄弟，我对不住你们，把你们架在火上烤了！”

两人都愣住了，张三说道：“五爷，我就知道这里有事儿，你说吧，怎么回事？”

五爷告诉他们，自己当年当大青皮时有一个好兄弟，他儿子王平在天津部队里当军官，天津被占后，打散的部队就在河北、天津一带打游击。结果前几天，日军围剿，抓住了王平，好在王平当时突围之前，已经换了便装。他一口咬定自己就

是天津卫的老百姓。但日本人不相信，把他抓进警局里，拷打审问。天津沦陷时，王平的家人都被杀了，王平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就说自己是孤儿，在天津街上混青皮的。

五爷老泪纵横道：“我老了，现在去警局说自己是青皮，人家也不信。你们二位都是天津卫有名的爷，你们到警局去，认下这个兄弟，帮他做个证吧。当然，警局不会轻易相信，挨打是免不了的，可总不至于丧命。听警局里的朋友说，日本人刚占了天津，要装大尾巴狼，装亲善，没有证据不会随便杀人的。二位斗狠总要有个结果，还能顺道做件好事，救救这孩子。”

两人目瞪口呆，半天之后，张三先开口了：“好，我去认。李四，我看你直接认怂吧，那里面可不是好地方，搞不好，出来就残废了！”

李四“哼”了一声：“你吓唬谁呢？老子当青皮，还怕进局子？谁还没进过！日本人来了又如何，老子骨头硬，不怕打！”

第二天，两人真的跑到警局里，说王平是自己手下的青皮，自己是来保人的。警局局长倒是认识这两个大青皮，心里先信了三分。但信归信，人是不能轻易放的，否则日





· 传闻轶事 ·

本人那边没法交代。局长说：“这可是个抗日分子，你们俩想好了？不怕被牵连？”

张三嘿嘿一笑：“局长，他是抗日分子？拉倒吧，他在天津街头一直混青皮，你要说他趁乱骗征兵处的银圆我信，你说他抗日？他有那胆子吗？”

李四也不甘示弱：“局长，我给你的孝敬可是月月不缺啊，这小子在我手底下待过，我要不来保他，显得我不义气，你就行个方便吧。”

局长板起脸来：“少放屁！告

诉你们，别看我是局长，现在我说了不算！副局长是日本人，他说了才算呢！抗日分子没查清之前，谁来抓谁，你们俩还是赶紧滚蛋吧！”

### 终极比狠

张三和李四不肯走，非要保王平出狱不可。这时，副局长来了，二话不说，就把两人都关进了牢里，然后分开审问，两人早就根据五爷提供的情况，串过口供，日本人审不出什么来，又不愿意轻易相信，就开始打了。

一打起来才知道，有了日本人的警察局，跟原来的可不一样了。原来的毕竟都是中国人，青皮们平时有孝敬，还讲点情面，日本人下手是真狠啊，两天下来，两人都是皮开肉绽，遍体鳞伤。但对两个大青皮来说，这点皮肉伤确实不算什么，两人咬紧牙关，死不改口。日本人也开始半信半疑了，但下手却越来越狠。

第三天，张三的两条腿被打断了，他嘿嘿笑着，冲偷偷给他水喝的狱卒说：“这算嘛，当年我赢来洋货场的时候，两条腿都断了，还不是一样养好了！”

李四断的是胳膊和肋骨，他哼哼唧唧地看着日本人：“我说太君







啊，你就是打死我也没用啊，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我总不能骗你吧。”

第四天，日本人告诉张三：“我知道你们俩都是说谎的，其实王平就是抗日分子，不是你们这帮青皮里的人。你和李四，谁先招供，我就放了谁，不招的那个，我会杀了他！”

张三心里一颤，犹豫片刻，苦笑着说：“太君，我也想招供啊，可我真不会编啊！”日本人盯着张三看了很久，转身去了李四的牢房，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

李四装作疼痛难忍，哼哼唧唧，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直到被上了烙铁后才惨叫道：“太君，你饶了我吧，人我不保了，你放我走吧！要不，你教我怎么说行不行？我真不知道咋编啊！”

日本人想不到这一招也没用，又想了一招，把张三和李四带到一起，掏出左轮手枪，放进去一颗子弹，转动了轮子，冷笑道：“既然你们都不愿意说实话，那就赌赌命吧。”

他把枪指向张三：“你说不说？”张三冷汗直流，却欣慰地看了李四一眼，意思是你是条汉子，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怂！李四也看

了张三一眼，咧咧嘴。

“咔嚓”一声，枪没响，日本人又拿枪口对准了李四。李四叹口气，干脆闭上了眼睛。又是“咔嚓”一声。

“咔嚓”五声后，枪居然还没响，日本人把枪对准李四，冷笑着说：“你的运气不好啊！”

李四的嘴唇动了两下，缓缓抬起头来，开口道：“张三，你运气好，洋货场归你了。”

一声枪响，张三全身一震，泪流满面，然后发现李四虽然吓尿了，但竟然没死。日本人“哼”了一声，转身走了，原来他装了一颗空包弹。刚占领天津，上司要求装亲善，没办法。

两天后，三个遍体鳞伤的家伙被青皮们抬出了警局，送进医院治伤。他们伤好后，五爷亲自宣布，张三和李四比狠不分胜负，洋货场一条街一人一半。又过了些日子，王平偷偷溜出天津，到南京找大部队去了。

从那之后，再也没有青皮敢跟张三和李四比狠了，他们都说，能活着从日本人刑房里出来的人，谁敢比啊！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插图：刘为民）





# 收狼尾

□ 魏 炜

嘉靖年间，吴兴到繁城任知县。繁城近年来匪患不断，老窝就在城郊的凤凰山上，导致城郊富户家中屡屡遭殃，让吴兴十分头疼。

这天一早，班头宋五跑过来对吴兴说，孙富户正重金收狼尾巴，很多人都上山打狼了，衙役们也去了，就别升堂了吧。

原来前几天，孙富户老婆带着独生子到山下村去串亲戚，却不想独生子被恶狼叼走。孙富户急坏了，命家仆上山打狼寻子，还到县衙求助。宋五也带着衙役们进山打狼，但都一无所获。

吴兴问：“孙富户开出了怎样的重赏？”宋五说：“每条狼尾，四两银子。”吴兴疑惑道：“收狼不好吗？怎么会收狼尾？”宋五说：“一头狼一条尾巴，收狼尾和收狼



是一样的。”吴兴摇了摇头：“狼是狼，狼尾是狼尾，狼和狼尾，是不一样的。”他沉思片刻，说：“走，你跟我去看看。”

吴兴把自己打扮成书生模样，向着孙家走去。他很少抛头露面，再一化装，就更没人认得出了。宋五是当地人，再怎么化装都没用，只能远远地跟着。

孙家门楼边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三个大字：收狼尾。门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后坐着教私塾的姚先生。一个小混混拎着条毛茸茸的尾巴走过来，说道：“卖狼尾。”姚先生接过那条尾巴，看了看说：“你这是狗尾巴。”小混混喊道：“这明





明是狼尾巴，你凭啥说是狗尾巴？为了打这头狼，我险些把命丢了！”

姚先生不慌不忙道：“狼是凶猛的走兽，无所畏惧，不用夹着尾巴，所以狼尾巴很蓬松；而狗呢，经常挨打，得夹着尾巴，尾巴就会很顺溜。你自己看看，这条尾巴是不是很顺溜？”小混混还是不服气，和对方吵了起来。

孙富户听到争吵声，就出来问是怎么回事，姚先生讲了原委。孙富户摆摆手说：“不能寒了乡亲们的心，就收下吧。”姚先生只得收下尾巴，付了银子。小混混高高兴兴地走了。

吴兴看到这一幕，不觉蹙眉，他走出人群，冲宋五一招手，宋五忙来到他跟前。吴兴说：“走，咱们去山下村，找找狼迹。”宋五愕然地睁大眼睛：“狼迹？都过去好几天了，肯定找不到了。”吴兴摇了摇头：“咱们仔细搜寻，总会有所收获。”

两人来到山下村，先察看了村里的环境，又找村民打听恶狼叼走孩子的经过。宋五见吴兴紧皱眉头，忍不住问道：“大人，你觉得哪里不对吗？”

吴兴说道：“地点不对，时间不对，对象也不对。”宋五一愣：

“如何不对？”吴兴给他分析：“据孙富户讲，他儿子是在半夜上茅厕时被恶狼叼走的。他亲戚家在村东，而凤凰山在村西，恶狼下山，自然应该从村西来，会选离得最近的猎物叼，从西向东，许多人家都养着鸡鸭鹅猪兔，狼随便一叼就能果腹，为什么还要绕远来叼人？此为地点不对。孙富户只有这么一根独苗儿，半夜能让年幼的儿子独自上茅厕？此为时间不对。孙富户的儿子才来这么一回，偏巧就被恶狼叼走了，而近几年村里又没别的小孩子被恶狼叼走，此为对象不对。”

宋五听他说得头头是道，也点点头说：“要是孙富户的儿子没被恶狼叼走，他又何必说这瞎话呢？”吴兴说，这一点，他也没想明白。更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孙富户重金收狼尾，又是什么目的呢？

回城的途中，一条大狗疯了般地从院子里蹿出来，把吴兴撞了一个趔趄。宋五一看，那狗尾巴齐根断了，虽已跑远，身后却洒下一路血。宋五再看看那院子，正是自己一位远房表弟家，不觉骂道：“陈二苗，你想钱想疯了，连自家的狗尾巴都剁！”

陈二苗听到骂声，出来一看，





· 传闻轶事 ·

忙赔上笑脸：“表哥，你咋来了？一条狗尾巴四两银子，我不剁，别人也会剁啊。表哥，我得赶紧换银子去，今天先不招待你了，明天请你喝酒！”

吴兴一把拉住他说：“你把狗尾巴剁了，它还活得成吗？你听它叫得多凄惨！”陈二苗说：“疼劲儿过去，它就不叫了，死不了的。”说完，他撒腿就跑。

宋五一拍大腿，说：“二苗说得对，我不剁，别人也会剁。大人，咱快走几步！”吴兴问干啥去，宋五说他见过城南的乱葬岗边有一群野狗，把狗尾巴都剁下来，可不就狠狠地赚上一笔了嘛。他一个人不行，得叫上众衙役一同来布网、赶狗、剁尾巴。吴兴沉思片刻，和宋

五耳语几句，便让他将自己送回衙门。随后，宋五带着几名衙役，急匆匆地出城去了。

当天夜里，宋五他们逮了八条野狗，把狗尾巴拿到孙富户家换了银子，又大快朵颐地吃了顿狗肉。第二天，这些衙役们又带上工具，喜笑颜开地出城去了。好多人看到衙役们到手的好处，也纷纷拿着工具，成群结队地出城，去找野狗。

转过天来，天亮时，城门大开，衙役们押着二十个山匪走进城来。吴兴正在城门里等待，笑着问道：“如何？”宋五高兴地说道：“大人神机妙算，全逮到了，一个没跑！”城郊富户朱员外挤到吴兴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朱全感谢大人救下我全家！”吴兴把他扶起来：

“本官为任一方，定要护繁城周全！”

很快，山匪们被押上大堂，吴兴并不急于审案，而是丢下一根水火令签，命宋五带着衙役们去把孙富户抓来。不一会儿，宋五就把孙富户抓来了。孙富户大喊冤枉，吴兴一拍惊堂木，怒喝道：“大胆刁民，这







些山匪，你可认得？”孙富户摇摇头。吴兴再问那些山匪，山匪也说不认得孙富户。

吴兴却不急。过了半炷香的工夫，一个捕快带着一个孙家的伙计走进大堂。伙计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正是孙富户的独生子，看到孙富户，小孩就叫了声“爹”。孙富户愣住了，一张脸痛苦地扭曲着。

吴兴冷笑一声：“孙富户，你这出戏设计得极妙，可惜，有一个漏洞。”

孙富户问道：“什么漏洞？”

吴兴说：“你只设计了你们的戏，却忘了本官呀。”

原来，那天看到孙富户高价收狼尾，吴兴就产生了怀疑，为什么不收狼，要收狼尾巴呢？再看到小混混以狗尾巴冒充狼尾巴，而孙富户竟也收下了，吴兴就明白了，孙富户是用收狼尾巴做幌子，他真正要收的是狗尾巴！之后，吴兴跟宋五到山下村走了一趟，更觉得疑点重重。后来刚好赶上陈二苗剃狗尾巴，他说狗被剃掉尾巴，疼上几天就会好的，顿时让吴兴豁然开朗。孙富户之所以收狗尾巴，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见财起意，剃掉狗尾巴，好让人听不出狗是因疼而叫，还是因贼而叫。如此一来，凤凰山上的

山匪才好浑水摸鱼，趁机作案。

吴兴随即命宋五带着衙役们，以逮野狗之名出城，埋伏在城郊几个富户家附近。就在昨天夜里，二十个山匪冲进朱员外家劫掠，被衙役们全给抓住了。吴兴又命一名捕快乔装后带着孙家伙计，到匪寨找孙富户的儿子，留守的山匪不知其中有诈，就让孙富户的儿子跟着两人下山了。其实，孙富户正是山匪的二当家，他是山匪的眼线，策划了此次劫掠行动。

吴兴冷冷地说：“富户家纷纷被劫掠，你家买狼尾巴花了大笔的银子，这才幸免于难，也是你想出的掩盖之法吧？可惜了，没用上。”随后，吴兴派宋五带着衙役们上山剿匪。

匪寨中只有几个山匪留守，看大势已去，没作抵抗，就被抓回来了。凤凰山的匪患从此根除，终是还了百姓一方净土。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插图：谢颖）

绿版编辑部电子邮箱：

朱虹：zhong98305@sina.com

王琦：wangqi\_8656@126.com

赵媛佳：babyfuji@126.com

田芳：greygrass527@126.com





# 断指缘

□ 查老三

从前，有个年轻的周木匠，靠到处给人做木工为生。

最近，周木匠接了一个活，帮镇上开家具作坊的陈掌柜做一些木工活。工钱尚可，但让他不胜其烦的是陈掌柜的儿子陈冲。那孩子七八岁，特别淘气，总是在周木匠忙碌的时候来捣乱。周木匠让陈掌柜好好看管儿子，陈掌柜嘴上哼哈答应，却根本不管。周木匠很生气，决定教训一下陈冲，于是，他把陈冲弄钝的斧子磨快后，从兜里摸出一粒黄豆，用左手的三个手指捏着放在案板上，一斧子劈开，来试试斧子的锋利程度。

这样过了一段时日，这天，周木匠磨好斧子，从兜里掏出了两粒黄豆，故技重演劈开了一粒黄豆，却把另一粒黄豆扔在斧子旁，转身



去了茅房。一旁的陈冲见周木匠走了，跑过来学着周木匠的样子劈黄豆，结果一下把捏豆粒的三根手指都砍断了。等周木匠回到作坊，陈掌柜已经把儿子抱走了，可能是匆忙的原因，竟然忘记拿走那三根断指。周木匠见断指没有血迹，很是惊异，仔细一瞅，发现那是木头手指，不禁心惊肉跳。就在这时，陈掌柜跑来取走了断指。

几天后，一位美丽的姑娘来到作坊，对周木匠说：“木匠哥哥，你还记得冲儿三根断指的样子和尺寸吗？赶紧做三根完整的手指，领工钱那天带在身上，必有大用途！”

周木匠问姑娘：“你是谁？为





啥帮我？”

姑娘说她是陈掌柜的女儿陈香，因爱慕周木匠，才偷偷跑来给他出主意，陈香说完，匆匆走了。周木匠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开，但他还是鬼使神差地听从了陈香的建议。

交工这天，周木匠做的家具没被挑出任何毛病，接下来就等陈掌柜给他结算工钱了。这时，陈掌柜的脸色才突然阴沉下来，他喊来儿子，问周木匠断指这笔账咋算。

周木匠说：“我多次提醒你，可你却不加管束。结果他因顽劣，自己砍断了手指，怎么能全怪到我的头上？”

陈掌柜听后，咬着后槽牙说：“小孩不懂事，你出门时若随手把斧子放到高处，如何会出这种事儿？”周木匠自知理亏，也就不再狡辩。陈掌柜却得理不饶人，竟然要砍断周木匠三根手指扯平此事。周木匠说：“你砍断我的三根手指，我今后就做不成木匠了。能不能用别的方法？”

陈掌柜好像等的就是这句话，说：“用别的方法也行，除去白做这套家具外，你另外再给我白干三年木匠活。一根手指一年。”

周木匠听到这话，下意识地摸

了摸胸前，他没忘记陈香的叮嘱，这天一早就把做好的木手指带在身上，他觉得是时候拿出来了，就问陈掌柜：“如果我能把陈冲的断指原样接好，你能不能放过我？”

陈掌柜根本不相信周木匠有这本事，于是说道：“那就赌一把吧！你要真能把冲儿的手指接得和原来一样，你刚做好的这套家具工钱，我就按双倍给你；若是做不到，你必须给我白干十年活。”

周木匠不假思索地说：“行，那咱们发誓，谁都不许反悔。”接着，二人分别发了毒誓，然后周木匠拉过陈冲的手，将三根断指从关节处一推一拉，挨个卸了下来，再从怀里掏出做好的三根木手指，像装家具卯榫似的，安装了上去。陈冲试着伸展手指，竟然灵活自如。

陈掌柜目瞪口呆，这才知道小看了周木匠，刚要转身离去，却被周木匠一把拉住。周木匠说，虽然自己赢了，但依然愿意给陈掌柜白干三年活，条件是，陈掌柜得答应把女儿陈香嫁给他。陈掌柜又喜又恼地说：“我虽然娶了三房妻妾，却没生下一儿半女，哪来的女儿？”

周木匠反问道：“既如此，你又是哪来的儿子呀？”





陈掌柜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时大意说漏了嘴。他想了想，说：“是你说的，只要我把陈香嫁给你，你就给我白干三年活儿，我同意了，你可不许后悔。”周木匠说自己绝不反悔，陈掌柜听后，当即领周木匠去了库房。

库房里有好多木偶人，每个身上都写着名字。周木匠一眼就找到了陈香。直到这时，周木匠才明白，为啥陈掌柜让他不要后悔，原来陈香也是个木偶人。周木匠只好认了，把木偶娘子抱了回去，可他想不明白了：同是木偶人，陈冲能活，陈香为啥不能活？为啥陈香之前能活

生生地跟自己说话，现在却再也不能了呢？

一年后的一天，因为周木匠在下料时，将一块木方锯短了一点，陈掌柜看到后，硬说是周木匠故意坑他，用这块木方打破了周木匠的头。周木匠回家后，抱着木偶娘子述说委屈时，头上伤口处淌出的血，有一滴流进了陈香嘴里。突然，陈香的脸色有了血色，竟像活人一样可以说话走路了。陈香告诉目瞪口呆的周木匠，这一滴血能让她活一天。周木匠听后，想往她嘴里多滴几滴血，陈香却说，她每次只能吃一滴血，多了就撑死了，然后又告诉了周木匠一个秘密——

原来，陈掌柜娶了三房妻妾，也没得一男半女，才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生子无望的他，便用擅长的木工活做木偶孩子。陈冲是他做的感觉最满意的木偶儿子，他常常想：这小东西若是个真孩子该多好！有一天，他情不自禁地抱着陈冲哭起来，结果流下的上百滴眼泪，全都淌进了陈冲的嘴里。陈冲竟然一下子变成了会跑会说话的真孩子，可一天后，他就变回了木偶孩子。陈掌柜沮丧地抱着陈冲哭起来，结果喝下百滴泪的陈冲又活了，这让陈掌柜意识到了复活木偶孩子







的秘密。

周木匠听到这儿，好奇地问陈香，她那天是怎么活的。

陈香说：“为让冲儿活着，我爹已哭不出眼泪了，就连他的妻妾们眼泪都要哭干了，哪还有眼泪给我喝？那天是空中忽然落下一滴血，碰巧落进了我的嘴里，一滴血与百滴泪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每天透过库房缝隙，都能看到你在打家具，时间一长，竟不知不觉喜欢上了你！那一滴血让我活了之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帮你出主意。没想到后来你竟然不在乎我是个木偶人，把我娶回家。可我每天要有一滴血才能像人一样活着，这对你太残忍了。”

周木匠摇摇头说：“当初是我自愿娶你的，岂可反悔？我既然娶了你，你就是我娘子，别说每天一滴血，就是十滴，我也给你！”

陈香感动地说：“即便是木偶之身，能守在你身边，我也知足了。如今你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打算何去何从呢？”

周木匠想了想说：“我有错在先，不该害得陈冲失去三根手指。也可怜陈掌柜无子无女，把心思都寄托在了木偶身上，还不惜用血泪复活你们，也着实可怜可叹。我

愿履行诺言，完成三年约定。”

话音刚落，屋门突然被推开了，陈掌柜走了进来，说：“本来我只想听听你挨打后回来怎么说我……唉，你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我已经老了，想要找个合适的木匠来继承我的家业，等我百年之后，也好有人替我照顾家眷。若不用非常手段，怎能验证一个人的脾气、性格与品质？”

周木匠一愣，问：“难道这重重刁难都是考验？陈冲屡次干扰我做工，你却不加干涉，也是你的考验？”

陈掌柜点点头，说：“我虽心爱冲儿，但他非人类，终难继承我的家业。你不该诱导他砍断手指，我也因此否定了你。谁想那一天，我在库房上换破碎的瓦片，划伤了手，血滴到了木偶身上。我看到香儿活了，也意外得知了她对你的心意，便设置了接下来的考验……”

听完这些话，周木匠不由得十分感叹：木偶如陈香尚能真诚待人，陈掌柜却把这赤裸裸的算计冠冕堂皇地说成考验？他实在想不明白……

（发稿编辑：田 芳）

（题图、插图：佐 夫）





· 传闻轶事 ·

清朝年间，济威镖局名震西南。掌门李济白武艺高强，人脉极广，据说，自他接管镖局以来，一镖未失。

但这天，李济白遇到了麻烦。托镖之人自称受海外华商所托，欲送千两黄金到边疆，以资军费。事关民族大义，李济白本义不容辞，但到边疆去，必经狼荡山，此地凶险，多密林，又处三省交界，难以管理，故三地官府相互推诿，狼荡山便成了“三不管”地带，匪盗猖獗，号称“狼荡山，雁难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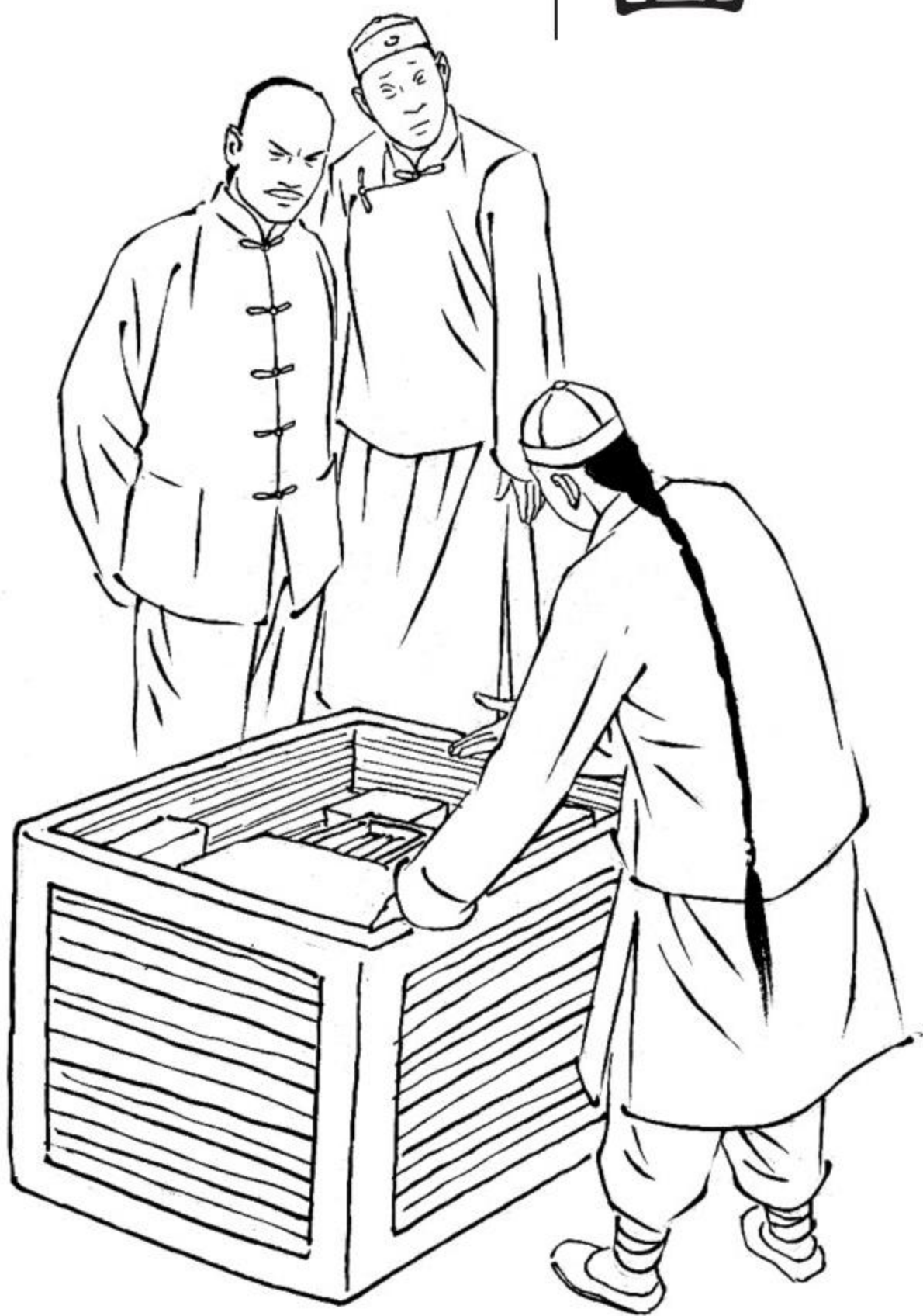
托镖人打开箱子，请李济白过目：“这千两黄金从沿海辗转，一路艰辛，全靠有识之士鼎力相助，方到此处，眼下是最后一关。”托镖人见李济白仍有犹豫，遂拔出腰间匕首，欲以命相托。江湖上有规矩，托镖人以命相托之物，镖局不可推卸。

说时迟，那时快，李济白将手中棋子抛出，精准打在那人手上，匕首应声掉落，数名手下随即上前，将其制服。

半炷香后，那人被赶出了镖局，箱子也一并送出。此后不久，城里传出了李济白的笑话：原来，他一镖未失的秘诀，是从不接有危险的镖。

□ 无题子

# 智闯狼荡山







一时间，传言越传越广，李济白名声扫地，济威镖局的生意也每况愈下。李济白却满不在乎，索性关了门，请来好友半山大师，二人终日在房中对弈，不亦乐乎。

半个月后，一个卖花的商人前来，想托李济白走趟镖，送一些花草到边疆。边疆荒芜，花草之物必大受追捧，李济白十分赞赏商人的眼光，便立马应承下来。

旁人不解，同样是送到边疆，为何接花草，不接黄金？李济白心中自有盘算，黄金的镖利虽远高于花草，但花草没人会劫，也就是说，这是一趟稳赚不赔的买卖。

几天后，李济白准备了二十多口大箱子，里面装满泥土，花草种在上面，分五辆马车托运。又点了两名镖头，五名镖师，趟子手若干，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整顿完，一队人浩浩荡荡，起了身，出了城。

行了数日，众人来到狼荡山，此处重峦叠嶂，危峰兀立。山体被密林覆盖，置身其中，仿若黑夜降临。子规啼鸣，音如鬼魅，叫得人心惊胆战。山间道路坎坷，行至此处，李济白一行人已是精疲力竭，便停下休整。李济白坐在树下，正欲闭目养神，忽见林间一人影晃过，他立即起身。众人见状，纷纷提刀

环顾，待定睛一看，却发现那儿只有一棵身形扭曲的槐树。李济白长舒一口气，安抚了众人，又派四人分别把守来去的路口，这才安下心来休息。

不知不觉，林间白雾渐起，西风拂过，仿佛给浅睡中的众人披了一层薄纱。李济白忽觉鼻中有异味，待睁开眼来，只觉浑身无力。再看众人，已是东倒西歪，少数几个能站起来的，也是靠着树，杵着刀，昏昏沉沉。李济白大感不妙，定是中了贼人的迷烟。

这时，四下里走出七八个蒙面大汉，将众人包围。为首的大汉面如黑漆，身似黑熊，好像一头吃人的野兽。再看他身后的大汉，个个身形魁梧，提着朴刀，凶神恶煞，像夜叉一般。李济白扶着树站起来，说道：“当家的辛苦！”

黑面大汉双手抱拳：“掌柜的辛苦。”

双方对了行话，众匪却不肯散去，李济白心中十分不安，只能强装镇定。

黑面大汉朝一旁的人使了个眼色，那人便跑到马车前，掀开一口箱子，抓了一把花草，送到黑面大汉面前。

“朋友所托，都是些不值钱的





· 传闻轶事 ·

花草，还望当家的行个方便。”李济白拱手作揖。

那黑面大汉却不回话，嘴角挂着诡异的笑容，踱步来到马车面前，稍稍运力，一手扎进箱子里的泥土中，像拔萝卜一般，从土里扯出一尊金佛。李济白见此情形，心凉了半截儿，瘫坐在地上。黑面大汉朗声笑道：“旁人不知你的把戏，却休想瞒过我的眼睛。”

李济白顺着黑面大汉的眼神望去，看见地上的车辙子印，这才恍

然大悟，失声痛哭起来。

原来，那天李济白被托镖人的义气打动，遂接下委托。只是这千两黄金恐早被人盯上，若明着接镖，必招贼惦记。于是，李济白佯装拒接，将那人赶出，又将箱子里的黄金换成石头，送了出去。而后，托镖人依计在城里恶语中伤李济白，将李济白拒接的消息传了开来。

正当众人以为李济白肯定不接此镖的时候，他却瞒天过海，将黄金打造成金佛，藏在土里，佯装运送花草。没料到地上的车辙子印过深，被黑面大汉派出的细作识破，故在此设下埋伏。

谈笑间，众匪已将金佛全部挖出，共十八尊，每尊重五斤，合计一千余两。黑面大汉露出满意的笑容，随手抓起一尊金佛，拿在手里把玩起来，一时兴起，竟凑到嘴边，准备咬上一口。

“且慢！”李济白铆足了劲大声喊道。

黑面大汉走过来，看着地上的李济白。李济白有气无力，低声哀求道：“我等不该以此手段蒙骗当家的，眼下，十八尊金佛愿拱手相让，若当家的肯赐解药，放我等过去，我愿说出金佛的秘密。”

那黑面大汉知道济威镖局高手







如云，给了解药，免不了一场恶战，便说道：“两个时辰，药效自会消失，你们镖已经没了，放你们过去有何用？至于金佛的秘密，你现在没有谈价还价的本钱。”

黑面大汉抽出刀，架在李济白脖子上，一再逼问下，李济白只好道出原因。运送花草并非掩人耳目，也是一单生意。当初李济白苦苦思寻如何运送黄金，送上门来的花草镖给了他灵感，才想出这个主意，两单并为一单，一举两得。

半山大师是天下闻名的金雕大师，两人并非在房里下棋，而是将熔化的黄金做成金佛。有了半山大师的手艺加成，每座金佛价格至少提高三成，镖送到后，在当地变卖，这三成便是李济白的额外收入。

听完，黑面大汉如醍醐灌顶，赶紧转身，对众匪喊道：“千万别破了金佛的品相，给我好生看管！”说完，他对李济白一拱手，带着众匪，大笑着消失在树林中。

两个时辰过去，李济白一行人相继复原，看着被掀开的箱子，众人万分沮丧。李济白默不作声，捧起掉落在地上的一撮泥土，放进箱子，吩咐众人将挖出来的花草重新种上。整顿片刻后，再次上路。

过了狼荡山，一路顺畅，很快

抵达边疆，但李济白并未前往花市，而是直奔军营。

见到将军，李济白朗声说道：“千两黄金，顺利送达，幸不辱命！”

众人不解，李济白也不解释，只是命人取走泥土，并叮嘱分毫不得洒落；随后将泥土放入筛子，放水冲刷，黏稠的泥土被冲走后，竟露出一颗颗碎米粒大小的金沙。如此洗完二十几箱泥土后，淘出的金沙已堆成一座小山。

众人如梦初醒，原来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李济白将黄金打造成金佛，藏进泥土；实际上，泥土之中，才是真金所在。至于被黑面大汉抢走的金佛，不过是用等重的黄铜，由半山大师指导工匠，模仿他的手法制作，最后镀上一层金，制成了以假乱真的金佛。

真金被李济白熔成金沙，裹上一层泥浆，看起来与沙土无异，分散在二十几口大箱子的箱底，不细细翻看，很难发现其中蹊跷，这招灯下黑，可谓技高人胆大。将军和众军士听后，无不赞叹。

此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一镖未失的李济白，济威镖局的生意却越发红火，名声远播海外。

（发稿编辑：田芳）

（题图、插图：刘为民）





# 叫声爸爸 好难

□ 杜 辉



许健是个重情义的男人，妻子患绝症过世后，他用了三年时间，才从丧偶的阴影中走出来。身边的亲友也开始给他介绍对象，毕竟他才三十多岁。

很快，许健被安排和一个名叫周婕的女人相亲。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周婕告诉许健，她有过一段不幸的经历，丈夫是一名缉毒警察，在当卧底的过程中身份意外暴露，被贩毒团伙的人活活折磨而死，这也给周婕带来了长久的痛苦回忆。

见面后，两人互有好感，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周婕心里还有一块石头没落下。她有个八岁的女儿童童，可能

和过早失去父爱有关系，童童性格孤僻，很难接近。周婕很担心许健和童童不能相处好。

很快，许健用自己的表现打消了周婕的顾虑。他第一次和童童见面，就喜欢上了这个眼睛大大、表情怯怯的小女孩。他当场就根据房间里的摆设，编起了生动的故事。童童听得入了迷，和许健也越挨越近。许健眼看时机到了，故意在关键节点处戛然而止，童童低声说了一句：“我还想听……”

许健温和地说：“童童，你是在跟我说话吗？那你该怎么称呼我呢？”

童童鼓足勇气，用比蚊子还低的声音，叫了一声叔叔。





从周婕家出来，许健得意地说：“怎么样？现在放心了吧？叫叔叔算啥？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让童童心甘情愿地叫爸爸了！”但许健怎么也没想到，让童童叫一声叔叔容易，让她叫一声爸爸，却比登天还难。

许健和周婕结婚后，周婕工作很忙，而许健是编剧，一天到晚在家工作，照顾童童的任务就落到了他这个继父头上。他每天接送童童上下学，精心准备一日三餐，把她照顾得很好。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童童和许健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但让许健郁闷的是，童童对他始终以叔叔相称，两年了都没叫过一声爸爸。

这天是周末，周婕在单位加班，童童去同学家玩，说好了中午不回来吃饭，但童童和同学一言不合闹了别扭，饭也不吃了，赌气回了家。一进门，她看见许健坐在饭桌前，桌上放着两盘菜，一眼看上去红彤彤的，菜里全是辣椒。

见童童进来，许健把筷子一扔，站起身，像被撞破了什么秘密，尴尬地说：“哟，我们家童童怎么回来了？是不是还没吃饭？这菜不合你口味，我再去给你炒几个！”

童童愣了愣，说：“叔叔，我

怎么不知道，您这么爱吃辣？”

许健干笑一声，说道：“我是四川人嘛，爱吃辣是天生的。”

童童颤声说道：“可、可是……”童童说不下去了。原来，她口味清淡，一点辣都不能吃，许健为了迁就她的口味，做菜时从不放辣椒，只有在自己一个人做饭时，才会放点辣椒解解馋。

童童的眼睛里渐渐有了泪光，嘴唇微微颤抖着，分明有两个字，要呼之欲出了。许健顿时激动起来，几乎屏住了呼吸。终于，童童用动情的声音，说出了那两个字：“叔叔……”许健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沮丧劲儿就别提了。

晚上，许健有些无奈地对周婕说：“我想了整整一天，才算想明白，既然童童早就接纳我了，为什么不肯叫我一声爸爸？恐怕那不是感情上的问题，而是因为她心目中爸爸的形象，是一个和犯罪分子做斗争的英雄，而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根本配不上这个称呼！”

周婕只能尽量开解许健：“你做得已经够好了，我相信在童童心里，早就把你当爸爸了，她只是叫不出口罢了！”

许健却像走火入魔一样，自言





· 情感故事 ·

自语道：“不行，迟早有一天，我要让她心甘情愿地叫我一声爸爸！”

过了没多久，许健因为见义勇为，当街擒获抢包劫匪，被捅了两刀，送进医院急救。转危为安后，许健在病床上对周婕坦陈心迹：“我本来很害怕，没勇气站出来，可是一想到童童，突然间就不怕了……”

刚说到这儿，“砰”的一声，病房的门被撞开了，童童冲了进来，一头扎进许健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许健拍着童童后背，连声说道：“乖，不哭、不哭，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童童呜咽着，拱在许健怀里，



喊出了两个字，声音有些闷，许健没听清，他的心跳一下加快了，有些紧张地问：“童童，你叫我什么？”

童童又叫了一声，这回许健听清了，还是那个可恨的称呼：叔叔！

许健苦笑了一声，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绝望，看来这辈子也别指望童童叫他一声爸爸了。

不知不觉间，许健和周婕的婚姻走过了十年，童童也长成了十八岁的大姑娘。在成人礼的前一天，周婕和女儿进行了一次长谈：“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早些年我一直觉得亏欠了你许叔，想给他生个孩子，但他担心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会对你有所亏待，就拒绝了。他是这么对我说的，‘我有童童这一个女儿就够了，她就是我的孩子，亲生不亲生的，又有什么两样？’”

童童呆呆地听着，脸上写满了感动，眼中盈满了泪水。周婕接着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应该懂得怎样去爱。明天的成人礼上，许叔准备了你最喜欢的礼物，你也把他最想要的礼物送给他，叫他一声爸爸，好吗？”

童童若有所思，轻轻点了点头。

第二天，风和日丽，童童的成人礼如期举行。在发言环节，童童迈步上台，用平静而深情的语气





说道：“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我特别想感谢一个人，他和我没有血缘关系，却给了我最多的爱，我想当着所有亲友长辈的面，亲口叫他一声……”

童童将目光投向台下，在场者随着她的目光，一起看向许健，许健激动得手足无措，脸都涨红了。只见童童深吸了一口气，像是用足了全身的力气，才缓缓吐出了那两个字：“叔叔！”许健顿时愣住了，表情有些难堪，周婕摇了摇头，脸上写满失望，大家看向许健的目光中，有了同情的味道。

童童低下头去，哽咽着说：“对不起，我还是没法战胜自己的心魔。有一个秘密，压在我心里，压了整整十二年了。那一天，放学的路上，我看到了好久没见的爸爸，他身边还跟着两个人，我好兴奋，远远冲着他叫了一声爸爸……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童童咬住嘴唇，声音微微颤抖：“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事，但我心里很清楚，是我让爸爸暴露的，是我亲手害死了他……”

这时，许健和周婕快步走上台，周婕心疼地搂住女儿，轻声安慰着：“傻孩子，这怎么能怪你呢？妈妈从来没想到，你竟然背了这么重的

心理包袱，一背就是这么多年！”

许健一脸自责地说：“都怪我，非逼着你叫这一声爸爸不可，我恨不得抽自己一百个大耳光！”

童童拦住了许健，含着眼泪说：“我知道，您做梦都想让我叫您一声爸爸，可偏偏那两个字，牵连着我深深的噩梦，我越爱您，越不敢叫，潜意识里总觉得，那一声称呼，会给您带来灾祸……”

许健连连摇头，语无伦次地说：“不不不，我就喜欢听你叫叔叔，这是全天下最好听的称呼，没有之一！”

童童破涕为笑道：“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您，叔叔这个称呼，早就专属于您了！我对其他男性长辈，都改口叫伯伯了。”

许健擦了一下眼角，说：“那你当着大家的面，再叫一声，我听不够！”

童童往后退了一步，对着许健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充满感情地喊了一声：“叔叔！”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插图：豆薇）

○-----○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 3分钟典藏故事 ·

## 每个人眼中的微不足道

北宋时期，欧阳修被朝廷贬到夷陵当县令。欧阳修到了之后，看见县衙里的人上班都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于是规定所有人早上卯时必须来点到，安排一天的事情。为了警示大家，他还在衙门的门口放了一面铜锣，每个来的人都要敲一下，证明自己来了，防止有人作弊。

一个月后，有一天，欧阳修看见衙役和一个读书人吵了起来，他赶紧制止他们，问发生了什么事。衙役说：“我敲了一下铜锣，这个人

就冲出来，和我吵了起来。”欧阳修也感觉这是一件小事，就问读书人：“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读书人说：“大人，我就住在附近，您在衙门门口放一面铜锣，让每个人来的时候敲一下，是防止有人偷懒，这我能理解，可是，衙门这么多人，每人敲一下，很早开始就铜锣声不断，这一个多月吵得我根本无法入睡，先生教的东西也记不下来，被先生训斥。这样下去我今年的科举估计没希望了。”欧阳修大惊，赶紧向读书人道歉，让人撤了铜锣。

有时，自己以为的一点小事，却会引来别人的大动肝火，看似无理取闹，其实每个人眼中的微不足道，有可能是他人身上的滔天巨浪。

(作者：任万杰；推荐者：田宇轩)

## 左宗棠两次落水

左宗棠在湖南任职时，听闻林则徐正好路过，他很想拜见。

等待时，左宗棠突然落水了，这引得林则徐起身往外走到船边张望。左宗棠被救上来后对林则徐说：“大人，今日落水一事，实则无奈，我怕见不上您，便想了一个落水的法子……”林则徐被他的耿直所感染，不仅与他聊到了午夜，还亲自手书一联相赠。

后来，左宗棠率军在浙江与太平







## 把小事做好

军苦战，因为缺少经济支撑，仗打得非常艰难。这时，本来要发兵金陵的李鸿章，因不愿抢老师曾国藩弟弟的功，就找了个借口挥师进了浙江。淮军一路高歌猛进，李鸿章向左宗棠邀功，左宗棠早就看出了他的真正意图，根本不领情。

一日，听说左宗棠要在下午过来犒劳淮军，李鸿章感觉很有面子，虽然已通知大军那日下午要开拔，但他下令，等见过左宗棠后再走。可等了半天，哨兵突然来报左宗棠不慎落水了。李鸿章忙问状况如何，哨兵报告说：“水流湍急，正在寻找左大人。”

眼看天就要黑了，李鸿章怕贻误战机，便开拔走了。左宗棠偷偷地乐了：李鸿章，我就是不见你，你淮军再厉害，少在我面前显摆……

左宗棠两次落水，体现了他耿直的性格，想见的人想方设法见，不想见的人说啥也不见，这或许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作者：程刚；推荐者：田宇轩）

**单**位体检，小张和同事结伴来到医院。等待抽血时，小张坐在椅子上玩手机，同事则在几个窗口前转悠。过了一会儿，快轮到他们时，同事小声对小张说：“咱去3号窗口抽血，那个护士抽血不疼。”

小张半信半疑，来到了3号窗口。不得不说，护士的技术是真的好。

小张问同事是不是认识这个护士，同事摇头：“不认识。但我刚才观察过了，在3号窗口抽血的小孩子都没怎么哭闹，可见护士的技术肯定很高超。”听了同事的解释，小张忍不住对他伸出了大拇指。

有次快下班时，领导交给小张和同事一项任务：给十来个客户送资料。等他们一家一家送完，早就下班了，小张原本与朋友聚餐的计划看来也要泡汤了。看到他愁眉苦脸的样子，同事安慰道：“别急，我来规划一下。”他把两人要去的地方划分成了两条线路，而且标注了先后顺序，按照这个顺序走，不跑冤枉路，当小张送完最后一家，刚好就在他和朋友约定的饭店附近，简直太完美了！

在竞争激烈的当下，每个人都想做大事，当成功者。但那些把目光放在小事情上、认真地做好小事情的人，能够给家人、同事和朋友带来温暖和舒适，这样的人无疑也是成功的。

（作者：乔凯凯；推荐者：离萧天）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  
从读故事开始







·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

亨利·斯莱萨 (1927-2002)，美国小说家。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或者广播剧。这篇《精选的目击者》就被收录在《CBS 广播推理剧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多次播映。

# 精选的 目击者



戈登是个推销员。几年前，他被一个叫凯勒曼的无赖勒索。凯勒曼拍下了戈登醉酒后与年轻女孩厮混的照片，声称若戈登不给钱，便将照片发给他的妻子。戈登知道妻子的脾气，她一旦看到那些露骨的照片，一定会跟自己离婚，并夺走两个孩子的抚养权。无奈之下，戈登只得满足凯勒曼的要求。凯勒曼说只要戈登每月付给他四十美元，他就保证守口如瓶。

就这样，在过去的两年里，四十美元变成了戈登每月的固定开支之一。但是从上个月开始，凯勒曼把勒索金额上涨了十美元。他说道：“如今样样东西的价格都在涨，

通货膨胀之下，我仅仅涨了十美元，已经够意思了。”

这天晚上，戈登到公园去遛狗，发觉有一个男子跟着他。果然，男子随后走近他，涨红了脸，说道：“你是戈登吧？我想和你聊一下凯勒曼。”

戈登从陌生人口中听到这个名字，打了一个激灵。他端详起男子年轻而苍白的脸庞，注意到他浮肿的眼睛和焦虑的神情。戈登决定装糊涂：“我不认识叫凯勒曼的人。”





男子却说道：“咱们最好坐下来聊一聊，我保证你不会后悔。”

两人在一张长椅上坐下，男子自称戴夫，也是凯勒曼的勒索受害者：“凯勒曼最近让我每月多交十美元，我在邮局工作，收入不高，每月交五十美元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那时我决定要跟踪凯勒曼，看看能掌握他多少情况。一周多的时间里，我跟踪他到了十多个不同的地址，遍布全市各区，可见他的勒索对象真不少。”

“所以不单单只有我们俩？”戈登嘟哝道。

戴夫说：“凯勒曼那样的人渣不配活下去，我要除掉他。”

戈登说道：“你疯了吗？谋杀罪比勒索罪恶劣得多。”

戴夫说：“谋杀是错误的字眼，我们只是帮助清理人间罢了。每个人听到我的想法，一开始都十分拘谨，但是当我解释计划的细节后，他们就改变了主意。”

“每个人，你是什么意思？”

戴夫说：“凯勒曼的勒索对象。我已经见过十二个人，你是最后一个。当我告诉他们这事多么简单之后，他们就应允了。按照我的计划来办，我们绝对不会被警察逮住，因为它甚至不会是谋杀，而只是一

场意外事故。后天周五晚上，在凯勒曼造访勒索对象时，我会开车撞死他。”

戈登对此嗤之以鼻：“你觉得警察是一群笨蛋？只要警方展开调查，保不准就会查出真相。”

戴夫说：“这次不一样，因为有目击者。这些目击者全都是与我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他们会给出一样的说法，证明凯勒曼被我的汽车撞倒全都是因为他的过错。”

戈登站起身要离开：“别再告诉我细节了，我不想掺和这件事。”

戴夫继续说：“你得明白，你和其他受害者一样，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人越多越保险。那些被凯勒曼勒索的受害者会成为现场的目击者，他们是一些值得信赖的公民，包括一位大学教授、两位医生、四名家庭主妇、一名酒保、四个商人。他们全都加入了我的计划。”

戈登问道：“一场意外事故有这么多目击者？”

戴夫答道：“不，其中大部分人根本不会被警察询问，但他们全都会出现在现场，只为以防万一。我们想要你也一起去。”

戈登说道：“你们真是疯了。尽管痛恨凯勒曼，但那不意味着我会杀死他，所以我不会参与。”说完，





·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

他不顾戴夫的挽留，牵起狗就离开了。

次日晚上，戴夫打电话到戈登家里，想说服他，但戈登依然不为所动。最后，戴夫告诉戈登，假如他改变主意，就在明晚十一点半到卡罗尔大街和第九大道的交叉口。

很快到了周六，戈登在家里带孩子，妻子外出回来后，随手把从地铁口拿的免费报纸递给他。戈登翻开报纸，在内页里找到一篇报道《男子被汽车撞倒后不治身亡》——

“午夜时，一名男子在卡罗尔大街和第九大道交叉路口被一辆汽车撞倒后死亡，该男子名叫凯勒曼，肇事汽车的驾驶员是住在曼哈顿的戴夫，在讯问后被释放。现场的四名目击者做证说，汽车绕过街角时，凯勒曼突然走进汽车的行车路线，

随后被撞倒。”

读完报道，戈登并没有感到喜悦，而是陷入阴郁的情绪里。他痛恨凯勒曼，但对于这则死讯为何没有感到高兴呢？他剪下这篇报道，藏进抽屉里。

之后一周，戈登没有再看那张剪报，但它却萦绕在脑海中，最终，他决定再见一下戴夫。他从电话号码簿中查找到戴夫的家庭电话。在戈登的一番央求后，戴夫答应两天后见他，见面地点定在扬克酒吧。

两天后的傍晚，戈登找到扬克酒吧。戴夫在酒吧外面等候着他，他的气色比两人第一次碰面时好得多，神情也变得镇定了。时间还早，酒吧里只有三四个顾客。戈登和戴夫在吧台一头的高凳上坐下，酒保给他们端来两杯啤酒。

等酒保走开后，戴夫说道：“我猜想你读过报纸，知道凯勒曼死了，对吧？”

戈登点点头，说道：“报道里提到的四名目击者，他们是不是全都——”

戴夫打断道：







“当然了，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事有多么容易？警察仅仅询问四名目击者就相信了这是一次意外。”

戈登问道：“假如其中某一位良心发现，揭发举报呢？你觉得人越多越保险，但人越多也可能越危险——”

戴夫咬牙切齿地说：“他们不会那么做。我们消灭人渣，是帮了世界一个大忙！你不明白吗？”

戈登叫道：“不！你们谋杀了一个人！我就明白这件事！只要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就永远无法睡个好觉。”

戴夫说：“听着，朋友，假如你动一点儿告密的念头——”

戈登说道：“我满脑子都是那些念头！我整个星期没有想过别的事。”

戴夫叫道：“你脑子简直坏掉了！我们帮了你一个大忙，还帮你省下那么多钱，你却要把我们都供出来？”

戈登说道：“我没想要你们帮忙！我从来没请求你们为我实施谋杀！我没法忘掉这件事，要过良知这一关没那么容易！”

戴夫听完，忍不住咆哮道：“你这个笨蛋，愚蠢的傻瓜！”接着，他转身对酒保喊道：“嘿，扬克，

过来一下，这儿有点麻烦。”

酒保扬克走过来，毛茸茸的手臂上挂着一条毛巾，然后就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从毛巾下面伸出一把手枪。

手枪的枪口抵住戈登的胸膛，戈登下意识地举起双手要推开它，从眼角余光里，他瞥见戴夫从高凳上一跃而起，同时手枪开火了。枪声如此之响，甚至淹没了戈登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接到报警后不久，警察赶到了扬克酒吧，询问各位在场的人死者是怎么中枪的。四名顾客包括电话公司的沃尔顿先生、家庭主妇切斯特太太、亚当斯医生、在邮局工作的戴夫，他们纷纷做证，是死者突然拔出手枪欲行不轨，酒保奋不顾身地出手夺枪，在两人扭打之时，手枪走火，击中了死者。

一旁的酒保扬克说道：“老天，我到现在都还惊魂未定。事情就是他们说的那样。”

警方在一小时内就结束了调查，认定这是一起悲剧性的意外事故，让各位目击者离开回家了。

（编译者：无机客）

（发稿编辑：田芳）

（题图、插图：佐夫）





· 传闻轶事 ·

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这两千里的长江，被人们叫作川江。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后，所需军粮大增，主要就从宜宾等地通过川江运来。

# 闯滩

□ 梁柱生

## 不祥之兆

这天，天刚亮，梁老十就来到了码头边。他吃水上饭已有二十多年，作为前驾长兼号工，经验丰富。船上只要有他，就能平安到达目的地。

淡淡江雾中，泊着好几只满载食粮的木船。木船是米行的，船工只是出卖劳动力，运一趟大米到重庆，再运一船中药材回来，挣些辛苦费糊口。

梁老十手搭凉棚看了看，自己上次驾的那只新造冬瓜船空着，为什么不用？这时，长盛米行的襄理丁祀走了过来，手里提着一只绑了腿的大公鸡，身后跟着一个背着棕包的年轻人。

丁祀正值壮年，每次都作为领



江，也就是船长，负责押船。梁老十弯腰打了个招呼：“领江……”

“不，这次运粮你是领江。冬瓜船被县署征去运兵，叫我负责一下，我就不跟你们去了。今天你们开舵龙子，六舱粮。”说着，丁祀把用来祭船的公鸡递给梁老十。

舵龙子是一艘旧木船，是民国初年老掌柜花七百两银子从重庆购来的，因前桅刻有一龙，故得名。舵龙子一共七个船舱，除了脚舱，其余各舱码满了袋装大米，每舱可装十吨米。





梁老十抓着公鸡正要登船，丁祀把身后的年轻人推上前说：“这是我表侄大安，也想吃水上饭。老规矩，就让他从杂工干起吧。”梁老十瞅瞅大安，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船工们背着棕包，陆陆续续从码头边的草寮出来，登上了舵龙子。棕包是用棕垫卷着的铺盖，船工们白天行船，晚上停泊后，将棕垫往脚舱里一铺，就能睡觉了。

见手下的十几个船工都上了船，梁老十命令大安：“快去烧水！”接着，他拿刀在公鸡脖子上慢慢一拉，血一下子涌出来，一条线般滴在船头上，刀两边都见了血，正是吉兆。公鸡挣扎着叫了一声，梁老十赶紧捏住鸡嘴，不让它再发声，谁知因他的指头出汗滑溜，公鸡使劲挣脱着又叫了两声。梁老十顿时脸色大变，祭船仪式有“一声福，二声祸，三声四声船要破”的说法，他气恼地把死鸡扔到甲板上。

船工们听公鸡叫了三声，个个面色沉重，但他们跟着梁老十那么些年了，又觉得有他在，不会出事的，便放了一小挂鞭炮，出发了。

梁老十领唱着由弱到强的号子，带着船工们一齐划橈。那橈长十米，仿佛两排伸向江里的手。

不一会儿，江上起了风，众人扯起八米高的风帆，舵龙子顺风顺水地行驶在辽阔的江面上。梁老十检查了一番粮舱，都好好地锁着门。这是米行不派人押运时的常规做法，防止粮食在途中失窃，船到重庆后，接收方自有一套钥匙把锁打开。

### 夜行船毁

从宜宾到重庆有三大险滩——牛头滩、马面滩、阎王滩，一个比一个险，需要船工们齐心协力，一起闯滩。

午饭后，众人略加休息，舵龙子便进入了险恶江段。很快，梁老十领唱起雄壮有力的号子，内行人一听就知道，马上就要闯滩了！远远地，大安看到前面有个一泻千里的恶滩，溅珠碎玉，雷霆万钧，“轰轰”的声音仿佛无数困兽在低吼。恶滩下面是一面狰狞的石壁，木船如果不加控制，就会一头撞过去，粉身碎骨。

闯滩！梁老十的唱腔越来越高亢，船工们和着号子，劲儿往一处使，奋力推橈改变航向，避免向石壁撞去。舵龙子载重六十吨，仍仿佛一叶扁舟。大安被晃倒在甲板上，没人理会他。





· 传闻轶事 ·

水流越来越猛，高高的水浪猛泼上来，把船上的人浇了个透。此时是夏天，船工们都打着赤膊，水浇到身上倒也凉快，只有大安成了落汤鸡，显得很狼狈。

梁老十正在掌舵，发现木船吃水线变深了，四处一看，原来底舱进了一尺多深的水，于是对大安吼：“愣着干啥，快去舀槽！”大安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拿个脸盆，顶着接连不断泼进来的水浪，一盆一盆地往外舀。这时，闯滩号子越发急剧，宛如密集的战鼓。一片黄色的橈影在白浪中勇猛翻飞，活像一只力挽狂澜的巨手。终于，船头改变方向，擦着石壁前的一丛灌木，冲了过去……

后驾长喘着粗气问大安：“第一次闯滩，感觉咋样？”大安心有余悸地说：“太吓人了！”后驾长哈哈大笑起来：“这跟阎王滩相比不值一提，你就瞧好了吧！”

第二天闯马面滩时，大安奋力舀槽，但底舱进的水更多了，梁老十只好叫其他人一起舀槽，木船再一次有惊无险地闯了过去。

这天傍晚，木船停泊后，梁老十忽然说这几天辛苦了，要犒劳一下大伙儿。安排大安留下来看船后，

梁老十带着大家到了火锅庄。船工们放开肚皮吃喝，还划起了拳，梁老十却只吃了几口东西，就急匆匆返回船上，换大安去吃饭。

众人吃饱喝足已是后半夜，个个醉醺醺地回来，打算上船睡觉，却发现舵龙子不见了。大家吓得立马酒醒了，这么大一艘木船，咋就凭空消失了？难道是梁老十独自开走了？前面就是阎王滩，就算他浑身是胆也不敢哪！

夜空挂着半边月亮，后驾长带领大家翻山越岭往下游走，天快亮时来到阎王滩，看到几只红色小船在宽阔的江面上寻觅着什么。

这红船是救生船，因为鬼怕红，所以船身橈桨都漆成红色，水手也头裹红帕，身穿红衣红裤，连吃饭的碗筷都是红的。

红船靠岸后，后驾长忙凑上去询问情况。带头的叫橈胡子，他说，从清代起，他家祖祖辈辈就在阎王滩上划红船，还从未碰到过夜闯阎王滩的；更奇的是，忙了大半夜，除了捞到几根断木头，连个人影也没见到。

后驾长仔细一看，断木头中有一根上面刻着一条龙，正是舵龙子的前桅。他把昨晚之事一说，橈胡子更不懂了：“难道你们领江跟米





行有仇，故意撞沉米船同归于尽？”

后驾长想想梁老十平时的为人，摇头说：“也不像啊……”

### 人为意外

这时，江上来了一艘上行船，是往宜宾一家酒厂运高粱的。后驾长跟船老大说明缘故，便跟着这艘船回了宜宾，来到长盛米行。掌柜的听说舵龙子在阎王滩出事，捶胸顿足道：“我的船啊，我的大米啊，足足六十吨啊……”

丁祀在一旁叹了口气，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我买了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的运输险和运输工具险，不然就亏大了。”

不久理赔到位，掌柜的慨叹丁祀会办事，欲把他擢拔为经理，丁祀却辞职了。更让掌柜的没料到的是，附近很快新开了一家米店，店主正是丁祀。而船工们见梁老十落得这般下场，也都唏嘘不已，不再吃水上饭；大安第一次闯滩就碰上这种事，也不敢再上船，跟着大家去当了搬运工。

转眼过了几年，当地解放了。长盛米行转为公私合营，丁记米店却被完全没收。丁祀叫屈，说政府办事不公，到军管会去说理。结果一见军管会里接待他的人，他却吓

得魂飞魄散：对方竟是失踪多年的梁老十！

“你……你没死？”丁祀失态地叫道。

“哼，你放心，国民党垮台了，他们不会来要你退还赔偿金，但我们要没收。”梁老十厉声道，“你为了发财，竟拿舵龙子全体船工当殉葬品，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丁祀赔笑道：“你说啥子呢，他们不是好好的吗？虽说舵龙子超龄服役，但以你的技术，过滩不成问题……”

见丁祀还在狡辩，梁老十怒道：







· 传闻轶事 ·

“如果船上运的是大米，的确不成问题，但是丁老板，船上装的是大米吗？”

梁老十在川江航运多年，对吃水线很熟悉。那天他见舵龙子吃水线很深，便知运量至少有上百吨。不过他以为丁祀只是多运少报，跟重庆那边的米贩子一起坑长盛米行，所以没有点破。过了牛头滩，大安的上衣被水浪打湿，晾在前桅的绳子上，又被风吹落，梁老十捡起后，发现口袋里有张纸条，掏出一看，是丁祀为大安买的人身保险。

大安告诉梁老十：“襄理说，川江行船有风险，所以他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保险。”梁老十皱眉，这事他咋不晓得？他挨个儿去问船工，也都说不知道，有人甚至都没听说过“保险”这个词儿。

再看船体，过了马面滩后吃水线更深了。就算底舱进了一些水，大米被泡湿增重，吃水线也不会这么深哪！底舱进的水大都舀了出去，但残留下来的水却浑浊不堪。

梁老十拿上一只削尖的小竹筒，来到头舱侧壁，那儿有一条裂缝儿。他把竹筒伸进去，扎到印着“长盛米行”字样的麻袋内，竹筒里流出来的不是大米，而是沙子。

梁老十明白了，丁祀用沙替换

了长盛米行的六十吨大米！

舵龙子六个舱载满袋装沙子，重量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吨，严重超载，闯滩时再进些水，更重，到了阎王滩，木船必定倾覆，到那时，沉船上的不是米也是米了。正巧表侄大安来找工作，丁祀干脆给他和其他船工都买了人身保险。只要他们船毁人亡，丁祀就能每人拿到一万块钱，再加上他昧下的六十吨大米，便能自己另起炉灶做东家了！

那晚回到船上叫大安去吃饭后，梁老十撬开舱门，逐一检查，发现里面码的全是沙袋。怎么办？把真相告诉大伙儿？船工们人微言轻，谁相信？装作不知继续运，即便侥幸闯过阎王滩，顺利到达重庆，咋个交差？丁祀肯定会反咬一口，说船工们半途调包，到时就是跳进长江也洗不清，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只有如其所愿，将船撞沉！

于是，梁老十驾着舵龙子向阎王滩冲去，又趁着月色跳入水中。几经周折，他来到华蓥山参加了游击队，又随解放大军打回了家乡。此时，他看着瘫坐在地上的丁祀，心里想着：是时候去找船工老伙计们叙叙旧啦……

（发稿编辑：赵媛佳）

（题图、插图：谢颖）





父母的陪伴，才是孩子成长最大的底气和自信的来源。

**陈**大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这天下班回到家，看到儿子小宝正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妻子张丽则哭笑不得地告诉他，儿子明天要去摆摊，在找货呢。

原来，小宝就读的小学明天要举办个小商品交流会，孩子们可以把自己的宝贝拿去交换。陈大明有些惭愧，这些年为了还房贷和车贷，给小宝报各种培训班，夫妻俩白天拼命工作，晚上还要接私活，很少陪伴孩子，给他买的也只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具。

突然，陈大明想到了什么，轻声跟张丽说：“你把金银首饰看紧点。新闻里说，有小孩不懂事，拿着家里的金银首饰去跟小朋友换礼物。”张丽惊诧不已，连连点头。

小宝翻了一阵子，应该是没找到合适的“货”，失望地坐在地上。陈大明突然想到储藏室里有一只箱子，里面装的都是自己小时候的玩具，或许会有合适的。很快，他找到了

那只落满灰尘的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他那个年代的玩具。他一下子就想起了小时候，那时候玩得多痛快，哪像现在的孩子这么累。

第二天一早，小宝不情不愿地提着一兜陈大明儿时的旧玩具去学校了。

到了傍晚，陈大明下班回家，一眼就看到小宝泪水涟涟的，而张

## 元宝换弹弓

□ 吴宏庆







· 新传说 ·

丽坐在那里发呆。

他赶紧问：“小宝，是东西没卖出去吗？哭什么呀？”小宝“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说：“不是，我卖了一把弹弓，可妈妈打我了……”

那把弹弓是陈大明的父亲给他做的，木头把，刷了清漆，虽不值钱，但还算漂亮，既然有小孩愿意换，张丽为什么要打儿子？他疑惑地看向妻子，妻子没说话，递了个东西过来，那玩意儿黄澄澄的，沉甸甸的手感告诉他，这是金元宝！

陈大明不可思议地看着妻子，妻子这才告诉他，今天接小宝回家后，看到小宝拿着个金元宝在玩，便问小宝是哪来的。小宝说是用弹弓和别人换的。张丽恼了，谁会用金子换把破弹弓呢，就问小宝是不是偷的，还打了他几下。

陈大明当然是相信儿子的，但没想到新闻里的事居然真的发生了。他赶紧拿起手机，给小宝的班主任打了电话。班主任听说后，也有些急了，让他们来学校查监控。

当晚，陈大明夫妇就赶到了学校。只见监控画面里，满操场都是小孩，他们或坐着摆摊，或三三两两地在摊子上逛着，只有小宝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前

摆着那些早已过时的玩具，没人过来和他交换。

看到这里，陈大明苦笑道：“看来，小宝在学校的人缘不怎么样呀。”班主任接话说：“确实，小宝的性格有些孤僻，不怎么跟别的小朋友沟通。”陈大明和张丽对视了一眼，都叹了口气。缺乏父母的陪伴，小孩哪来的自信，越不自信，就越不敢跟别人交流，性格也越孤僻。

众人继续看监控画面，只见小宝渐渐有些坐不住了，东张西望后，终于起身去逛别人的摊了。那些摊上精美的玩具让他很眼馋，可当他拿出一把弹弓想跟对方交换时，对方却都不屑地直摆手。就这样，他走走停停，不多时，就逛出了监控画面。半个多小时后，他又走入监控画面，手里的弹弓却不见了。

看来，就是在那个监控死角发生的事。可班主任根本不记得那里是什么人在摆摊，只好劝他们别急，说等天亮后再问问。

第二天，班主任打来电话，说学校领导下了通知，让每个班的班主任都询问各自班级的小朋友，并同时联系家长。很快，一个女生家长说那金元宝是自己的，要不是班主任通知，自己根本不知道女儿王姗





干了这事。

在学校的安排下，陈大明带着小宝和王家父女见面了。一见面，陈大明就发现王姗有些不对劲，这孩子的两只眼睛都藏在了长长的刘海下面，不敢直视别人，只有看到小宝的时候，才会与之对视一笑。显然，这孩子也很内向。

这时，王姗的父亲王家豪连声说道：“哎呀，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主动找我，我都不知道哪天才能发现，太谢谢了！”

陈大明见他没责怪小宝，松了口气说：“哪里，应该的，小孩子不懂事，还要请你原谅。”

二人一聊起来，发现居然住在同一个小区，就更亲近了。

原来，王家豪是个单亲爸爸，虽然他做生意赚了很多钱，可没时间照顾女儿，女儿也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当他听说女儿用一个金元宝换了把破弹弓，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女儿当然知道金子比木头值钱，就算要换也该是换女孩子的玩具，怎么会换把弹弓呢？

不过，他一看到小宝就明白了，因为这是一个跟女儿一样孤单的孩子。奇怪的是，两个孩子竟很投缘，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所以，女儿尽管知道金子比木头值钱，但在她

看来，还是没有她和小宝的友谊值钱。而小宝从来没见过金子，并不觉得那小小的金属疙瘩比他的弹弓值钱，之所以交换，同样因为王姗是愿意跟自己聊天的朋友。

接下来，陈大明把金元宝还给了对方，对方也把弹弓还给了他。

出了校门，陈大明正要带小宝回家，王家豪带着女儿追了上来，说：“陈先生，晚上我想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希望我们两家以后多走动走动。”说着，他看向自己的女儿，陈大明也看了过去，只见小宝把弹弓塞到王姗手里，两个小孩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看到这里，陈大明用力地点头说：“为了孩子，以后我们多来往。”

两个小孩明白以后可以在一起玩了，开心地牵着手在前面跑着。

王家豪对陈大明说：“那把弹弓不错，以前我爸也给我做过一把。真不明白呀，那时候又穷又开心，现在有钱了，为啥小孩反而不开心了？”

陈大明朝两个小孩看了一眼，心中感慨：小孩一直都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是大人呀。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陶健）





# 是矫情 还是侵权

□ 金 顺



**赵**某开了一家瑜伽训练中心。因为聘请的瑜伽教练和报名的瑜伽学员全是女性，所以瑜伽中心没有设置男浴室，而女浴室共有16个无门单间，每个单间用不透明的毛玻璃窗隔开。一天晚上，有学员反映最里侧的1号单间的洗浴设备有故障。赵某了解情况后，立刻让从事卫浴售后工作的老公前来维修。

赵某和老公来到女浴室门外，听到了水流声。赵某先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见无人回应，才让老公走进浴室。很快，赵某老公就解决了问题，喊道：“老婆，修好了！”话音刚落，就传来了女人

的尖叫声，吓得赵某老公赶紧跑出来。赵某走进去，发现与1号单间同侧的3号单间里是昨天刚注册年度会员的女学员周某。

周某穿好衣服后，质问赵某为何让男人进女浴室。赵某解释了原因，然后说：“我老公进去前，我特地在门外喊了一声‘有人吗’，您既然在里面洗澡，当时为啥没回应呢？”周某气道：“当时我在洗澡，水声本来就大，我根本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要修设备，为什么不进去检查一遍到底有没有人？”

赵某赶紧说：“您先消消气！您放心，我老公绝对没有偷看您洗澡的意思。为了表示歉意，我再给





·解剖一个案例 明白一个道理·

洗浴的单间。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赵某老公趁机偷看

周某洗澡，但浴室具有高度私密性，瑜伽训练中心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周某的隐私权，存在过失且构成违约。此外，赵某老公进入女浴室的行为，势必会给周某带来心理上的伤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瑜伽训练中心退还周某剩余的会员费，并赔偿周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两千元。

#### 律师点评：

本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根据法律规定，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损害事实、存在主观过错、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

故事中，赵某及其老公的操作方法明显有疏忽和不当之处，主观上存在一定过错。而由于他们行为在主观上大意，也导致客观损害事实发生（尽管未造成重大后果）。由于他们的过错和给周某心理上造成一定伤害，此行为不仅明显具有违法性，且确实产生了一定损失后果，故作适当赔偿确在法理之中。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陆小弟）

您延长一个月的会员行吗？”

“不行，就冲你们随意让男人进女浴室，我就不想继续在这里练瑜伽。你们把我交的钱全退给我，而且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赵某听后，立刻火了：“你太过分了，这就是个误会，你竟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赵某老公也厉声说：“真是矫情！我进去是修设备，不是偷看你洗澡，你少无病呻吟、疑神疑鬼。你要想留下，我们给你延长一个月会员；你要不想留，可以走，你交的钱会退给你，但是精神损失费我们一分也不会给！”

闹成这样，周某很快就把赵某的瑜伽训练中心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并让赵某退还剩余会员费，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

赵某收到法院传票后并不担心，她觉得这事就是误会，是周某太过矫情，把事情闹大了。

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与赵某的瑜伽训练中心成立服务合同关系，瑜伽训练中心对周某有提供安全的健身、洗浴环境的义务。事发时，瑜伽训练中心在并非危急和遇到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仅在门外询问一次“有人吗”，并未仔细查看，就让赵某老公进入浴室，途经周某





· 石器时代：觉醒 X 故事会 ·

当时针指向12点，深夜的钟声回荡在寂静的家中。妻儿熟睡，我关上房门，走到工作间，拉开抽屉拿起那些泛黄的卡片，上面的序列号还清晰可见，一串串数字仿佛是记录我这23年成长的专属密码。我的脑海中飞速闪过各个《石器时代》中的各个场景，记忆瞬间开启。

“你去跟表哥玩吧，妈有事得出去半天。”23年前一个平常的下午，我妈外出有事，将我托给表哥照看。等我妈一走，表哥立刻拉

上我去了当时县城里唯一的一家网吧。走进网吧，电脑屏幕上齐刷刷一整排全是《石器时代》的画面。那个下午我在屏幕前目不暇接，看着表哥对着电脑发力，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在打龙王。那一刻，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妈，你一定很后悔吧！

有了网吧初体验的我与那时所有的网瘾少年一样，也走上了翘课去网吧的“歧途”。到了网吧只有一件事，立刻前往尼斯大陆战斗。那时候我最喜欢骑雷龙搭配绿人

# 那个翘课去网吧的少年，后来怎么样了

□ 我的石器时代







龙，能抗能打，敏不高好合击，挂英雄岛 120 水雷还有属性克制，挂机也非常方便。

虽然当时我的年纪在玩《石器时代》的一群人中算小的，但由于等级高，所以不少高年级的同学也慢慢注意到我，并且邀请我与他们一起组建家族。

组建家族后相约一起去网吧的次数那就更多了。为了去网吧，除了想办法翘课还需要“搞点钱”，为了点卡和家族荣耀，早饭和零食钱只能全部献祭。刚开始翘课，装作肚子痛就可以蒙混过关，后来行不通，我便直接早上不到校了。可想而知，家长被叫了几次后，我终于被我爸在网吧抓了现行，还是两次……后来，我想出了新办法：在上学前早早出门跑去网吧，包一台电脑来挂机，就让它从早上挂机挂到放学。不过那会儿经常刚挂上游戏就掉线了。

面对屡教不改的我，我爸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你可以继续玩这个游戏，保持你的爱好，但前提是不得影响成绩，只要成绩维持在班级前五，之后我一概不干涉。”压力变为动力，为了让父母不再干涉，我开始努力学习，费了很大力气，把成绩搞到了班级前三。

谁也没想到，起初逃课玩游戏的我，为了能继续玩游戏，戒掉了逃课，反而成绩更好了。只是，从此以后，我玩游戏的时间也少了，再后来也就和《石器时代》渐行渐远……

工作后，在一次偶然的同学聚会中，老同学问我还玩不玩《石器时代》，说现在那边正在招募“老石灰”。刹那间，以前的画面又在眼前回放。多年的游戏经验和热爱让我进入了项目组做策划，简直是从天而降的惊喜，23年前埋下的一颗种子在这一刻发芽了！

进公司后，我发现大家都是老玩家，冷却多年的热爱重新燃起。在项目攻坚期间，也曾有人问过我：“石器 IP，还有爆款潜力吗？”

说实话，人到中年了，这些都是浮云。毕竟，我们都是在尼斯大陆奋战过的少年，都曾为了一只暴龙拼尽全力，也为了一张点卡攒很久的零花钱。这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属于我们“老石灰”的青春！

带着当年的回忆，我希望能最大程度还原出老玩家心目中那个最初的《石器时代》——《石器时代：觉醒》已全平台上线，让我们一起重返尼斯大陆，感受最原汁原味的经典石器吧！





善堂本是大善之地，怎知却成人间地狱。善恶只在一念之间，成败也在一念之间。哪怕只有一丝的良善，也胜过无尽的黑暗。

# 养鸭人

□ 吴  
嫡



## 1. 仁善堂

古时候，京城十分繁华，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乞丐当然也不少。但乞丐也分三六九等，有聪明的，也有傻的。长毛就是个傻乞丐，因为头发胡子都长，就被叫作长毛了。据说他是从外地流浪到京城的，痴痴傻傻的，也不知道要钱，只靠着别人给口吃的苟延残喘。不过，要吃的他倒是很积极，只要看见有人给吃的，就追着人家跑。

这天，长毛看见有人赶着一辆马车给乞丐发包子，发完也不走，反而招呼几个乞丐上车，有几个傻乎乎的真乖乖上了车。眼看马车

要走了，长毛赶紧跑过去，比画着喊：“包子，吃包子！”那人看了长毛一眼，拿出一个包子给长毛，回头问赶车的：“还能装下吗？”赶车的有点为难：“挤不下了吧。”长毛却不管不顾，嘴里喊着上车吃包子，硬是挤进车里。发包子的人笑着骂了一句“投胎鬼”，然后跟赶车的说：“算了，拉上吧，这阵子缺人手。我坐在车辕上吧。”

马车一路出了城，走了很久，到了一处茂密的林子。这里离京城已经很远了，一片荒凉，林子周围有一些小房子，看起来像是猎户的住所。马车继续往林子里走，又走





了一阵子，树木渐渐稀疏，在山脚下豁然开朗，一大片的空地上有个高墙围着的院子，高高的大门上写着“仁善堂”三个大字。马车开进院子里，赶车人把几个乞丐领下车。长毛一边舔着手上的油，一边四处张望着。

院子很大，里面有很多房子，长毛和新来的乞丐被安排洗漱一番，分配进了一间大房子里。大房子里有十几个人，都和长毛一样，痴痴呆呆的。一个叫阿成的人，负责管他们，按时给他们开饭，还定时带他们在院子里溜达。阿成告诉他们，这是京城富人出资修建的善堂，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可怜人。长毛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过上了温饱生活。

长毛屋子里的人，能听懂话，但并不关心这些。过了几天，长毛跟自己屋子里的人混熟了，大家没事时也互相说说话，虽然都词不达意，但也能说个大概。大家都是来自外地的，没有京城本地人。有的是饿倒在路边被救回来的，有的是像长毛一样，被人从城里带过来的。来的时间都不长，最久的也就一年。

不过，其他屋子里的人并不是这样的。有一个屋子里养的都是残疾人，缺胳膊少腿的；还有一个屋

子里的人既不像傻子，身体也没有残疾，只有几个人，个个都脸色阴沉，可伙食却很好。长毛和室友们曾经眼馋人家的饭菜，想偷吃，结果被阿成抽了几鞭子，从此长了记性，老老实实地吃自己的饼子青菜。

还有两间屋子，里面各住了一个人，极少露面。阿成告诫他们，不许靠近那两间屋子，但是好酒好菜每天都会被送进去，看得长毛直流口水。

而整个院子最大的一间屋子里，住着一个年轻人，阿成见到这个年轻人会毕恭毕敬地叫堂主，那就是这善堂的主人了。堂主倒不像那两个屋子里的人那么神秘，没事时经常在院子里走动，不管是看见那群残疾人，还是看见长毛他们这群傻子，都笑呵呵地打招呼，有时还问问吃不吃得饱。不过他去得最多的还是只有几个人、吃得好的那间屋子，有时一待就是半天，也不知道干些什么。

除此之外，院子里还有一间空屋子，挺大的，没人住，但每天都有人打扫。有一天，长毛看见阿成端着丰盛的酒菜走进那间空屋子，然后就离开了。长毛嘴馋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趁人不备，溜进空屋子，





想要大吃一番，可等他进屋后，发现屋里居然已经有两人在吃喝了。长毛依稀认得，其中一人是那几个脸色阴沉之人中的一个，而他对面坐着、在陪着喝酒的正是堂主。

长毛吓住了，他知道偷吃被抓是要挨打的。堂主笑着看了看他，对匆匆赶来的阿成说：“他傻，就知道馋嘴，别打太狠，教训教训就罢了。”话虽如此，那天长毛还是挨了好几鞭子，阿成一边打一边骂：“吃饱喝足了给老子惹事，那酒菜是那么好吃的？等你真吃上那天，你哭都来不及！”

## 2. 守村人

长毛没想到自己很快就吃上酒菜了。大概七天之后，阿成把长毛和几个同屋的带到了那间空屋子里，堂主正在和两个人说话，其中一个年长，穿着长袍，一副乡绅打扮，另一个显然是随从。堂主见人来了，一指长毛他们，说：“刘员外，这几个都是好人选，你看看可中意？”

那乡绅拱手站起来，对着长毛几人端详了一番，点点头说：“都不错，身体健康，只是不知心地如何？”堂主一指长毛：“这人心思

单纯，长相端正。别看头发胡子长，只要修剪一下就好。”乡绅很高兴：“多谢堂主指点，那就这位兄弟好了。”

堂主冲阿成点点头，阿成把其他人带走了，留下长毛。长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知所措。堂主拍拍他的肩膀说：“长毛啊，我跟你讲，这是东湾村的刘员外，他这次过来，是要替村子里找一位守村人。”

长毛抬起头，看着堂主，满脸的不解。堂主笑了笑：“刘员外，你跟他讲吧。”刘员外拱了拱手说：“这位兄弟，老朽是东湾村的村长，也是本族的族长。我东湾村本来风调雨顺，大小平安。但这几年，村里总出些祸事，孩子游泳淹死，大人上山摔死，土地变得贫瘠……村里老人合计，说是这几年，村里原来的守村人死了后，再没出过新的守村人。为此，特意到善堂这里，请个守村人回去。你放心，村里对守村人是有规矩的，不会难为了你。”

当时，各地确实都有守村人的习俗。相传守村人是来到人间苦修的，投胎时甘愿丢弃三魂七魄中的一魂一魄，换来守村的神力。他能为村子消灾挡难，把所有的噩运担





在自己身上。

这东湾村在上一个守村人去世后，接连发生了几次祸事，人们就开始联想到守村人这事上来了。刘员外作为族长，义不容辞，四处打听后，得知邻村的守村人就是从仁善堂请来的，就赶紧带着随从过来了。

长毛听完，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过了一会儿，阿成端着一盘酒菜来了，放在桌上。堂主举起酒杯对着长毛说：“这是给你送行的酒，守村人是个好归宿，你算是走运了。”

长毛看见酒菜，也不管别的了，扑上去就大吃大嚼，吃得满脸都是，把盘子都打翻了好几个。阿成上前阻拦，长毛手脚并用地边踢打边吃。刘员外顿时脸色变了，他看着堂主说：“这……这不行啊。按规矩，守村人红白喜事都是要参加的，而且不能上桌。历来守村人虽然呆傻些，但都善良胆小守规矩，像他这样的，是真傻啊，还不吓坏了别人？您帮帮忙，给换个人吧，我再多加点钱。”

阿成见长毛这样，怒不可遏，举起鞭子来就要抽，堂主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他不合适，就另找人嘛，发什么火。”阿成把长毛拖回

去了，另换了一个人来，又重新上了一桌菜。这次的人十分规矩，小心翼翼地拿着碗，吃饱了就站到一边了。刘员外很满意，拿出一袋银子来交给堂主：“这位兄弟我就请走了，堂主费心了。”

堂主接过银子，掂了掂，笑着说：“刘员外，这事可不能随便外传，你知道的。”刘员外连连点头：“肯定不给堂主找麻烦，我会对村民说是在路上捡到的人，除非其他村子有需要的，我偷偷介绍一下，绝不会让无关的人知道。”堂主微笑着







点点头。

长毛挨了鞭子后老实了，缩在屋子的墙角。其他人都围上去，问他咋了，他嘿嘿笑了：“酒席，好吃。”

阿成走到堂主身边，说：“这个废物，只能当替死鬼了。真是上天无路不肯走，偏要下去阎王殿。”堂主摇摇头：“守村人也不是什么上天，咱们卖出去的那些守村人，最后得了善终的有几个？原来的守村人都是本村本土的，多少还有个三亲六故，香火之情。这些外面买来的守村人，等村里真出了奸情命案的，第一个顶罪的就是他们。就说这刘员外，你当真以为他是为村里打算？”

阿成诧异道：“莫非另有隐情？”堂主点点头：“这刘员外虽是个土财主，他那片庄园可是替朝中大佬经营的，里面歌姬、药圃无所不有，最后都是要派上用场的。听说最近那边死了个歌姬，不知哪个大佬寻欢作乐时下手重了。偏偏死的这个又没有卖身契，家人要告官。就算给钱，总还要有凶手才能结案。我估计这刘员外是听了人的指点，买个傻子回去当守村人，然后就赖在他身上吧。一个傻子又不能辩解，何况守村人全村乱窜，安

排个凶杀现场还不简单？”

### 3. 替罪人

过了几天，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来到仁善堂，堂主亲自接见。官员小声说：“堂主，是福王让我来找你的。”堂主点点头说：“是为令公子的事吧，听说最终判了误杀，保住了性命，可喜可贺啊。”

官员摇着头说：“堂主就别寻我开心了，虽然保住了命，却要流放三千里，何喜之有？犬子确实不长进，争风吃醋误杀了人。要不是福王念我忠心耿耿，暗中相助，犬子只怕性命不保。这次我来找你，还是福王指点的。全靠堂主帮忙，犬子娇生惯养，这三千里流放，必然是有去无回呀。”

堂主想了想说：“倒是有一人，长得跟令公子有几分相似，身高体态也差不多。我让人给他易容后，半路换下来就是了。解差那边倒不用太担心，弄丢了人犯，他们也是大罪。只要有个人送到地方交差，他们是不会多管闲事的。”

官员犹豫了一下：“那这人会不会胡说八道呢？”堂主笑了笑：“肯干这事的人，不是从外面捡来的乞丐，就是家里有难，或急需用钱，或以命换命。放心吧，只是你





这边要谨慎。要让你儿子改头换面，换个身份，就说是你远房的侄子投靠在你家，长得像点也正常。重要的是要深居简出，不能再胡作非为，过个几年，人们也就忘了这事了。”

官员连连点头、千恩万谢。堂主从那间人少的屋子里领出一个年轻人，跟他交代一番。当听说要流放三千里的時候，年轻人犹豫了一下。堂主淡淡地说：“你爹杀了人，虽然是误杀，也是要流放的。你这年龄，我也没法帮你替下他来。要替他，得找个中年人，你替官员的儿子流放，我找人替你爹流放，公平合理。只要你熬得住，过几年赶上个大赦，就可以回家团圆了。”年轻人咬咬牙，点头答应了。堂主挥挥手，阿成又端上一桌酒菜，年轻人默默地吃了起来，吃得酒足饭饱后，跟着官员上车走了。

堂主和阿成他们都去送年轻人出门，长毛得了机会，又溜进屋去，对着剩饭剩菜一顿大嚼。饭菜剩得太少，他又跑出去，跑到那两间从不开门的

单人房，一边推门一边喊：“吃好吃的，吃好吃的！”

其中一扇门被推开了，外面阳光明亮，里面却暗沉沉的，一个人站在门边的暗影处，大白天的竟然还穿着一身黑衣服，蒙着面。他看了一眼长毛，认出是院子里的傻子，一脚就把他踢飞出老远。这时堂主远远地跑过来了，边跑边喊：“别杀他，还有用！”房门又关上了，里面一个阴沉的声音说道：“把傻子看严点，下次我就直接动刀了。”

阿成赶在堂主前面跑过来，揪走了长毛，这一顿鞭子抽得格外狠，长毛三天都爬不起来。

过了两天，仁善堂忽然出了大事，在那间人少的屋子里，忽然有







两个人趁着夜色偷偷逃跑了。阿成发觉后，立刻跑去告诉堂主。接下来，长毛发现那两间白天从不开门的单人屋里，出来了两个一身黑衣的蒙面人，在夜色中飞快地消失了。大概一个时辰后，两人回来了，见到堂主，只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堂主点点头，转身回屋了。

第二天，那个官员又来到仁善堂，这次堂主的脸色很不好看，他盯着官员，一声不吭。官员心虚地回避着他的眼神，嘴里嘟囔着：“那人是意外落水，是意外。”堂主冷冷地说：“你当我是傻子？流放是流放，宰白鸭是宰白鸭。那人是来跟我交换流放的，你却在半路上让解差下黑手杀了人家，你坏了我的规矩！”

官员抬头看了堂主一眼，声音大了点：“什么规矩，替人流放是大罪，替人死也是大罪，有什么分别。他不死，没准什么时候就会胡说八道，只有他死了，我儿子才真正安全。我多出银子给堂主，反正他家里也没人知道他在你这里，有什么麻烦的。”

堂主的眼睛里露出了杀机：“我想，除了福王也没人知道你来我这里，我要是杀了你，你猜福王会不

会因为你跟我翻脸呢？”官员吓得一哆嗦，勉强笑道：“堂主，你别开这样的玩笑，兄弟胆子小。我实话说了吧，福王都告诉我了，你虽在太子手下做事，却是福王的心腹，咱们以后互相帮忙的地方多着呢……”

堂主把手指放进嘴里，打了个呼哨，那两间单人屋里，蹿出两个蒙着面的人，一左一右地站在官员身边，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锋利的短刀。官员吓得面无人色，堂主看着他说：“就冲你说的这句话，你就该死。你既然是福王心腹，该知道这两条牧鸭犬吧。他们都是福王驯养的杀手，只听我和福王的命令。你儿子流放路上落水而死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外面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里的人能不明白吗？昨晚两个本来要替罪的人，听说替你儿子的人被杀了，吓得连夜逃跑，如果不是牧鸭犬追上杀了，只怕此时这仁善堂已经被官府包围了！”

官员终于撑不住了，“扑通”一声跪下了：“堂主，我错了，我错了，看在福王的面子上，你别杀我啊。”堂主看着他，眼神闪烁不定，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时，阿成匆匆跑过来说：“堂主，福王有令，让你和这位大人立





刻去见他。”堂主看着阿成：“福王有令？何时送来的？”阿成犹豫了一下：“堂主，这位大人确实是福王心腹，你还是请福王发落吧。”堂主看着官员，哼了一声，挥挥手，那两个蒙面人立刻回屋，紧闭房门。

在马车上，官员面对着堂主一直不敢出声，直到马车进了福王府，他才松了口气，知道自己死不了了。在福王府内堂，福王皱着眉，看着堂主，半天才问：“一切还顺利吗？”

堂主躬身行礼：“还算顺利，太子没有察觉，朝野中知道的也很少，只有一些我们有意放出的消息。”福王看看官员，对堂主说：“他这次担心儿子，确实有些过分，我知道你办事有规矩，不过他是有用之人，这次就算了吧。”

堂主淡淡地说：“王爷吩咐，在下不敢不遵从。只是咱们养的这些鸭子，各有来源，各司其职。那些四处找来的呆傻乞丐，大多卖作守村人；自己找上门来想替罪的，基本都是家里有难事的，或换钱，或换人；只有需要换命的人，才肯去当替宰的白鸭。这种事，如果不是两相情愿，必然会有临时变卦的可能。所以要讲规矩，守信用，才能经营下去；否则坏了名声，没有人来交易，靠那些呆傻乞丐来替代，

必然出事，刑部的人也不是傻子。”

福王点点头说：“我知道，你做得很好。这几年，没有你挣来的银子，我很难四处笼络官员。父皇看得很紧，我敛财的渠道有限。何况，这仁善堂不仅要挣钱，将来是要作为扳倒太子的利器的。等我成功之后，你就是第一功臣。这次的事，保密就好。”

堂主这才不再说什么了。

## 4. 宰白鸭

没多久，长毛见识了来仁善堂以来最丰盛的一桌酒席。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堂主照旧亲自陪席劝酒。而这次，座上宾竟然是他！

自从上次偷吃酒席误闯小屋被打后，长毛已经吃了很久的青菜饼子了。这顿丰盛的酒席让他吃得差点撑死。阿成给他洗了澡，但头发有意留着，又长又乱，挡住了大半张脸。阿成用一种像面粉的东西兑水，在他脸上揉来捏去，还调了些颜色。不一会儿，长毛的面貌就有些不同了，看着就像另一个人似的。

堂主笑着对长毛说：“我知道你未必能听懂，不过我的规矩是让人死个明白。这次宰白鸭本来是一个男人的活，他儿子被宫里的大太





监看上了，要带走净身。他家三代单传，为了救儿子，他来找我。我帮他把儿子救回来了，他情愿去当白鸭。只可惜，他昨天晚上心疾发作，竟死了。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不及找人了，刚好你的身高差不多，就帮我这一把吧。”

长毛的确听不懂，他只顾着吃喝，吃着吃着，整个身子一软，一翻白眼，睡过去了。堂主对阿成说：“我这药能让他睡上一天一夜，而且舌头僵硬，说不出话来。明天上法场之前弄醒他就行，他刚醒过来，



又说不出话，糊里糊涂就被砍了，天衣无缝。”

第二天，京城法场要斩首一个贪污军费的官员。官场传言，其实军费是将军贪的，不过将军上面有更大的靠山，不能动。这个官员忠于将军，替将军扛了罪。究竟真假如何，人们也是众说纷纭。

眼看那官员被押上法场，长发遮面，摇摇晃晃，像受过刑，又像刚睡醒。被按在地上之后，监斩官正在看时辰，此人忽然抬起头来，高声大喊：“大人，我不是死囚，我是被人易容顶包的，我是白鸭！”那监斩官吓得跳了起来，周围百姓也一片哗然。

监斩官知道众目睽睽，无法隐瞒，自己也不敢胡来，于是赶紧让人给囚犯洗脸，结果这一洗吓一跳，顿时判若两人。监斩官吓得汗流浹背，赶紧让人层层上报，这么大的事谁也不敢耽误，直接送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大怒，让内阁会同刑部，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结果一查才发现，民间早有这样的事，这事还有个专有称呼，叫“宰白鸭”。只是从没见过有白鸭在法场上反悔的，因为不管什么原因，他肯上法场，必然是有不可反悔的理由。但





这次长毛本不是心甘情愿上法场的，他也没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原本呆傻，在生死关头忽然奇迹般地神志清醒了！

深夜，福王在王府里焦急地踱着步子，直到堂主走进来，他才站住脚，低沉地问：“怎么回事，怎么会出这种事？现在时机还不是最好，父皇的病还不重呢！”堂主说：“我也想不到，这傻子怎么会忽然不傻了。不过好在咱们早有动手的准备，早动晚动，主动权还是在咱们手里。毕竟这次让官员顶罪的将军，表面上是中立的，没多少人知道是您的人。这些年，您用仁善堂帮那么多官员解决麻烦，这时该用上了。”

福王点点头说：“那些得过好处的官员们我都通知了，明天上朝就一起弹劾太子。太子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心血来潮设立的仁善堂，会成为他的坟墓。更不会想到，他一直信任的手下，其实是我的心腹。”

的确，很少有人知道堂主和福王的关系。外面人只知道堂主是太子信任的手下，帮太子办理很多外面的事。太子因为皇帝多病，在拜佛时许愿要建善堂为皇帝祈福，也是委托堂主一手操办的。然而没人

知道，堂主从小父母双亡，快饿死在路边时，是福王给了他饭吃，暗中培养他，最后把他送进了太子府中。

当太子提出要建善堂时，堂主敏锐地察觉到机会来了，他建议福王，利用这个善堂做养鸭场，既能帮自己的官员解决难题，又能收获大量金钱，最重要的是，这些事都会记在太子的头上。当皇帝病重、精力不足时，一下子翻出来，让太子彻底垮台。福王当时就明白，这个主意比自己打算偷偷练兵、密谋造反的想法要好得多。

不过，福王还有点担心：“仁善堂那边，都安排好了吗？我听说那人已经招了，官兵很快就会包围仁善堂。”

堂主点点头说：“王爷放心，每次有人办事，我都有册子记录，且把咱们官员的事，推到太子一党身上。这本册子我带在身上，等审讯时自然会被搜出来。我从仁善堂出来时，已经跟阿成和牧鸭犬交代过了，如果有人来抓，只管束手就擒，都推到太子身上。我假装畏罪潜逃，您再抓住我，这样我的证词才可信。”福王连连点头。

果然，当天夜里，官兵把仁善堂团团围住，一举抓获了里面所有





的人。

## 5. 揭真相

第二天早朝时，很多大臣一窝蜂地弹劾太子，说太子假借兴建善堂的名义，操纵手下，买卖人口，玩弄司法，草菅人命。皇帝大惊，不敢轻信，撑着病体，决定亲自审问。福王出列说：“父皇，此事涉及太子，确实只有父皇亲自审问才妥当。好在孩儿今天早上意外抓住了畏罪潜逃的仁善堂堂主，相信父皇一审，就水落石出了。”

太子神情复杂地看着福王，叹



了口气。

皇帝宣旨，把堂主带上大殿。堂主被捆着双手，跪在大殿上。皇帝喘着气问：“你可是太子的手下？仁善堂所为，究竟是你背着太子自己干的，还是太子指使的？”

堂主抬头看着皇帝说：“不是我自己干的。”群臣哗然，一些支持太子的臣子更是激动地站起来要说话。皇帝一挥手，让所有人肃静，福王低头掩饰着得意的笑容。

皇帝看看太子，艰难地问：“那么……是太子指使你的？”堂主摇摇头说：“也不是太子指使的。”此言一出，群臣愕然，皇帝也大吃一惊，福王猛地抬起头来。

堂主平静地说：“是福王指使我的。”在一片哗然声中，堂主继续说道：“太子清廉，我在太子手下挣钱不多，当得到太子命令修建善堂时，福王找到我，让我帮他做事，不但能挣大钱，将来他当上皇帝，还能让我当大官。”

福王目瞪口呆，大喊：“疯了，疯了，这人是个疯子！”皇帝死死盯着堂主：“你说是福王指使，可有证据？”堂主动了动身子说：“我身上有一本账簿，办的每一件事都有记录。给哪些人顶过罪，替哪些人宰过白鸭，时间姓名都很清楚。





刑部的案子自然有卷宗记录，只要跟这本账簿一对，自然一清二楚。万岁可以看看，这些人可都是今天弹劾太子的官员？”

侍卫上前，搜出账簿，呈到皇帝面前。皇帝打开翻了两页，双眼冒火地看着福王。福王吓得跪倒在地，拼命喊冤：“父皇，冤枉啊！您想想，如果真是我指使的他，我又怎会把他抓来自投罗网呢？”

皇帝犹豫了一下，觉得很有道理。堂主大声说：“万岁如果不信，可以审问那两个杀手，他们虽是穷凶极恶之徒，但头脑简单，不会撒谎。”皇帝点点头，让刑部提审两个杀手。两个杀手被带到金銮殿上，都招认是福王指使。福王大惊，仔细辨认着两人的模样，忽然惊叫起来：“不对，不对，这两人长相不对。他们不是我派去的人！”话音刚落，福王就知道自己说漏了嘴。

果然，堂主立刻说道：“万岁，福王已经承认他派过两个人给我了，只是他觉得这两人不是他派去的人而已。”

福王张口结舌，皇帝强压怒火：“那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堂主说：“万岁，这两人确实是福王派给我的，只是当日为了把两人从死牢里换出来，阿成给他俩做了易容，

福王看到的是易容后的样子，今天才是真实面目，所以福王才会觉得陌生。”

福王好像忽然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声喊：“你胡说，什么杀手，什么阿成，我统统不认识！父皇，请把他所说的那个阿成带上殿来，问他认不认识我！”

皇帝同意了，但刑部的人却面面相觑，有人回道：“抓捕时一片混乱，有人死伤，后来乞丐们指认，那个负责做饭、易容的阿成死在混乱中了。”福王一下子瘫在地上，死死地瞪着堂主：“是你，是你让这两个冒牌货杀了阿成！你怕他会揭穿你！”

堂主淡淡地说：“你如果不认识阿成，怎么会这么相信阿成会帮你说话？既然你说我们都是诬陷你，他为什么不会和我们一起诬陷你？”不等福王说话，他接着说：“因为你认识阿成，而且信任阿成。他和这两个杀手一样，都是你派去协助我，也是监视我的。”

福王彻底崩溃了，他不再喊冤，而是咬牙切齿地扑向堂主，但马上就被侍卫拉住了。皇帝咳嗽着，失望至极地说：“福王利欲熏心，不仅草菅人命，还意图嫁祸太子，罪不容赦，与同案犯人一起押进天牢





## 6. 无所憾

天牢里，福王和堂主被关在相邻的房间内。此时，福王双手抓着栏杆，恨不得咬断栏杆，冲过来把堂主咬死：“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太子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如此对我？”

堂主靠在墙上，嘴里嚼着从地上捡起的一根稻草，淡淡地说：“其实太子没给我什么，只是当我向他建议用善堂做养鸭场时，他拒绝了。”

福王吃惊得瞪大了眼睛：“你对他也建议过？”

堂主点点头说：“同样的建议，我给了你们两个人。我对太子说，这样做，可以获得巨额财富，要知道太子想对抗王爷们也是需要财力的。另外，如果支持太子的官员们有了麻烦，太子还可以帮忙解决。最关键的是，我有办法嫁祸给你。但太子拒绝了，他说，虽然交易看似心甘情愿，但到最后一定会催生很多罪恶。因为只要有权势的人需要被顶罪，就一定会想办法制造出甘愿顶罪的人。就像在刑场上喊冤的这个人，他知道这样做九死一生，但为了在我手里的孩子，也只能‘心

甘情愿’。”

福王咬牙说：“原来他喊冤不是意外，而是你安排的。”

堂主点点头说：“皇帝的病越来越重，不能再拖了。你必须死在皇帝手里，假如他驾崩，不管太子是输是赢，杀你都会让天下人议论的。”

福王吼道：“你还没回答我呢，为什么背叛我？就因为太子不同意你养鸭子？我可是救过你的命！”

堂主冷笑道：“没错。在我快饿死的时候，你给了我饭吃，但你知道我为什么差点饿死在路边吗？”

福王愣住了，这个他倒从来没想到。堂主叹了口气说：“因为我被人绑架了，劫匪不要赎金，而是让我爹去当白鸭。倒霉吧，本来好端端一个家，虽然穷一点，但父母双全，结果仅仅因为我爹和一个死囚长得像，就家破人亡。我爹死后，我娘又因贫病而死，我还很小，只能流落街头，差点饿死。”

福王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堂主看了他一眼，继续说道：“所以你知道我有多痛恨这种事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种事是断不了的。不过在太子身上，我看到了一丝希望。为了这丝希望，我干了三年最





痛恨的事，虽然我已经尽力拖延每个替罪人的刑期，但毕竟还是死了几个人。虽然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可我知道，这种心甘情愿，其实也都是被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逼出来的。”

听到这里，福王才想起一件事，问：“那两个杀手，不是我的人了，对吧？”堂主点点头说：“满院子都是你的人，想瞒住也得费尽心思。你的人一年前被我毒杀了，怕被发现，不敢往外运，就埋在了那两间屋子的地下。然后我偷偷把太子手下的两个死士放进去代替。牧鸭犬深居简出，蒙着面，就算阿成也看不出来。一年前，我把计划告诉了太子，太子听说后很震惊，但事已至此，他没有再阻拦，同意派人协助我。阿成跟你联系太多，我不敢动，只能等到最后才杀。”

福王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像哭。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培养的心腹，最后竟然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而太子，仅仅因为比自己善良那么一点点，就糊里糊涂地胜利了！

一个月后，案子宣判了。仁善堂的那些鸭子都被释放了，堂主和两个杀手被判斩首，福王被贬为庶民。但不知为何，被判斩刑的三人一直未被行刑。

过年时，老皇帝驾崩了，太子即位成为新皇。在一个深夜，皇帝秘密地出现在天牢里，站在堂主的囚房前，身后跟着一个护卫，在灯影里影影绰绰。

皇帝告诉堂主，自己即将大赦天下，除了谋反罪外，其他罪行都在大赦之列，堂主很快就可以出狱了。堂主看着皇帝，忽然笑了：“万岁，如果你真的对我还有一丝感念，就请降旨，宰白鸭之罪不在大赦之列，以此震慑天下不法之人。”

皇帝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又是何苦？朕答应你以后不会再







有这种事就是了。”

堂主摇摇头说：“万岁是明君，未必子孙也是。只有杀一儆百，犯者必死，才能真正杜绝这种事。何况，我也知道，万岁对我也不是完全放心，我这种人太危险。你登上皇位，还能对我有一份善良之心，我很知足了。”

皇帝顿了顿说：“你怎么知道我对你不放心？”

堂主笑了笑说：“万岁对我若真放心，当年就不会在动手前的紧要关头先监视我，看我变没变心了。”他指了指皇帝身后、处在阴影中的护卫：“长毛兄弟，我虽然看不见你的脸，不过我想你的头发胡子一定已经剪短了吧。你居功至伟，万岁肯定不会让你真蹲在牢里的。”

皇帝看了看身后，迟疑地说：“那不算监视，他不是告诉你，是来配合你演戏的吗？”

堂主似笑非笑道：“可他一开始并没有联系我，而是假装呆傻乞丐混进来的。即使他有很多和我独处的机会，也一点儿没有表露出来。直到他假装找吃的，撞开那两间小屋，跟里面的人接上了头，确认了那两人仍是忠于你的，才肯对我表露身份。那时已经箭在弦上，我不

得不为此改变计划，毒死了原本要顶罪的白鸭，让长毛顶上，才完成了这个计划。”

皇帝叹了口气，说：“既然你执意如此，我答应你。不过那两个死士，只得给你陪葬了。”

堂主冷笑道：“既然是死士，死就不算什么。何况他俩也不算无辜，那天晚上我让他们追上逃跑的人后抓回来，他们怕耽误万岁的大事，自作主张杀了那两个人，应该抵命的。”

三天后，皇帝正式下了圣旨，大赦天下，唯独谋逆罪和宰白鸭罪，不在大赦之列。

（发稿编辑：朱虹）

（题图、插图：杨宏富）

故事看过瘾了吗？轮到你出手了，给我们的中篇故事栏目投稿吧。在这个栏目里，我们欢迎这样的故事：1. 题材新颖，视角独特，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尤其欢迎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2. 情节曲折生动，线索脉络清晰，故事性强；3. 人物形象鲜活生动；4. 篇幅在10000至15000字之间。热情期待您的来稿。优秀作品除了能得到优厚的稿酬，还有机会拿到千字千元的奖金。来稿可从邮局寄发，邮寄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308室，邮编：201101；也可从网上传递，本期责任编辑信箱：greygrass527@126.com。





故事会微信号:story63, 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 参与互动!

· 神探夏洛克 ·

## 油漆店惨案

贝克街附近有一家油漆店, 店主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弟弟因一起交通事故, 五年前就不能走路了, 只得终日坐在轮椅上。有一天, 警方接到报案说哥哥死在了油漆店里。警察打电话请夏洛克先生协助破案。他们赶到现场时, 看到店里面被弄得一团糟, 到处都是打翻的油漆。哥哥已经倒在一堆油漆里, 没有生命迹象了。吓坏了的弟弟坐在轮椅里瑟瑟发抖, 头发上、衣服上都是还在流动的油漆, 弄得皮鞋的皱痕里都是。

弟弟惊魂未定地说: “这实在太可怕了! 有两个年轻人持枪到我们店里来打劫, 把店里弄得一团糟。当我哥哥准备反抗时, 他们居然打死了他, 然后从后门逃走了。”夏洛克听完弟弟的话, 冷笑了一声说: “别装了! 你就是凶手! 是你杀了他!”

### 超级视觉

大海是生命之源, 如果大海受到了污染, 对所有生命都是一场灾难。



### 思维风暴

两个妻子去上坟, 同哭一个墓中人, 一个哭她女儿的女婿, 一个哭她女儿的女婿的老丈人。这两个妻子是什么关系?

###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下面二维码。
  2. 购买 2023 年 12 月上《故事会》。
- 动感地带, 与您不见不散! 上期答案见本期 P19。







· 细节 ·

## 本期话题：最精彩的反击

### 手痒痒

列车上，一个胖男人脱掉鞋子，把一只脚伸向对面的座位上。坐在那儿的农民工往边上挪了挪，胖男人把另一只脚也搭了过来。农民工刚要开口，胖男人说：“老哥，你就忍一下吧。实话告诉你，我这人有个毛病，一坐车就心烦，一心烦就想没事找事。”他话音刚落，过道那边就站起来一个健壮小伙。

小伙主动和农民工换了座位，然后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副拳击手套，戴上后对农民工说：“老师傅，麻烦您帮我扣紧。”见对方一脸不解，小伙又说：“我这人也有个毛病，见到没事找事的手就痒痒。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小伙话还没说完，胖男人赶忙收回双脚，穿上鞋，一脸窘态地低下了头。

(张连春)

### 抄袭报告

实习时，领导让我和另一个实习生分别去调研一些市场数据。一个月下来，我跑了很多厂家，终于搞到一手数据并完成了调研报告。然而上交报告后，领导却说我抄袭，我当即要求和另一个实习生当面对质。

我翻了一下对方的报告，问道：“工厂产品的淘汰率是0.3%，对吧？”他言之凿凿：“对，这是工人告诉我的。”我说：“不对，应该是0.03%。”接着我打电话给工厂负责人求证。负责人的声音被我外放出来：“产品淘汰率要是0.3%，那我们早就赔死了。”挂上电话，我说：“你抄我的报告，连错误也一并抄了，这是我粗心犯的一个错误。真实数据是我在工厂获取的，我当然记得。”（日 月）

### 要说难也不难

高中同学聚会时，老同学李大牛打着酒嗝讲完自己的发迹史，忽然看向我，仰着脸撇着嘴说道：“老班长，我干开发没几年就当选咱们县的人大代表了，我听说你教书教了三十几年，各种先进没少拿，就是没当过县人大代表。一个县人大代表而已，有那么难吗？”







我挺直身子，微微一笑：“说起当人大代表嘛，要说难也不算多难。就拿我这些年教出来的学生说吧，从县人大代表到全国人大代表，至少不下十个。”  
(连 春)

## 物归原主

**单**元楼的外侧是一楼王大爷家的天井，上方是各家的厨房，平日有些不自觉的邻居会把做饭时的垃圾顺手扔到天井里。最初，王大爷在楼下喊过话，也写了告示贴在单元门口，但效果不佳。

后来王大爷默默在天井里安了个摄像头，若是看到天井里又有垃圾，他便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袋里，然后调取监控看是几楼扔的，找到罪魁祸首后，再让小孙子把垃圾给那户人家送回去，并且教他这么说：“这是你家丢的东西，爷爷让我给你们送回来。”如此几次，再无人往天井扔垃圾了。

(孙 明)

## 读书有啥用

**春**节回老家，我前脚刚到家，隔壁王大妈后脚就到我家来了。王大妈问我：“咱们村就数你读书最好，现在在大城市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我含糊其词：“没多少，也就够生活。”王大妈惊讶地说：“读

了这么多年书，花了这么多钱，一个月就挣这么点啊？

没啥用啊。不如村里大壮呢，初中毕业在工地做老板，现在挣得可多了。”

正说着，王大妈看见孙子追着一只大鹅在门口玩闹，她扯着嗓子喊：“你的寒假作业写完了吗？整天就想着玩！”我笑着说：“这读书也没什么用，还费那工夫写作业干啥呢？等初中毕业直接去工地就好了。”

(庞凤丽)

## 大 姨

**早**市设在惠民路，上面要求每天八点撤市，还路于民。管理任务给了我们。这工作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天天起早不说，到点了总有几个老太太磨磨蹭蹭卖上几秤，拖着不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可不行，我终于火了：“再不按时收摊，就没收你们的秤。我说到做到！”可老太太们根本不当回事，有的还说：“我可有心脏病！别吓我。”

几天下来没效果，我没好气地说：“大姨，你们收摊吧！”没想到的是，老太太们立马收摊走人，以后再也没拖延过。事后，我纳闷：“这是咋回事？”老太太们不好意思地笑了：“多少年没人管叫大姨了，当大姨的哪能难为孩子呢！”  
(春之晓晓)

(本栏插图：孙小片)





· 我的青春我的梦 ·

捐什么呢？扎西苦思冥想。仅有的

几件生日礼物早已捐完，空荡荡的置物架上，孤单地安放着一只精致的八音盒。

要捐掉它吗？这可是怡辰送的呀！

小学毕业那天，“同桌的她”突然把这只八音盒塞进扎西手中：“送你的毕业礼物！”怡辰的眼睛弯弯的，很可爱。

扎西心中矛盾极了：要是不捐呢……可爱心又怎能缺席？这是初中阶段的最后一次义卖，更何况是捐给自己的家乡。多吉、次仁，你们好吗？六年前告别高原，就再没见过你们……

扎西很羡慕别的同学。他们的礼物很多，随便就能捐出几件。可自己家里的情况……爸爸走得早，不能再给妈妈增添负担了。他苦笑着。

时间过得真快啊，回想第一次义捐义卖，还是在小学。扎西和怡辰一起在喇叭里喊：“欢迎光临！”扎西说藏语，怡辰说汉语，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台灯孤零零地亮着。扎西转动八音盒，《同桌的你》的旋律像溪水一样缓缓流淌着，轻柔舒缓，令

# 同桌的你

建平实验中学

俞卓辰







人陶醉……

第二天,学校操场上热闹极了。大钟刚敲了三下,广播里就传来了雷校长浑厚的嗓音:“同学们,义捐义卖活动开始!今年,我们将为远在高原、家庭有困难的同学,奉献爱心!”

扎西帅气的容貌让他全票当选为班级售货员。琳琅满目的商品堆满售货车,他特意把八音盒藏在角落。

要是被怡辰看见,不知她会怎么想……扎西心里在打鼓,或许应该尽早卖掉它!可是,如果卖不掉,也挺好的,我可以重新带它回家。

一个小女生跑来,左挑右选,猛然间,她看见了八音盒。小女生兴致勃勃地端详着它,惊喜地叫道:“真漂亮,我想要!学长,这个多少钱?”

扎西心里一紧,咬了咬牙,故意报了个高价:“呃,这个,三百元。”

“这么贵,我不买了。”

扎西长出了一口气,小心地把八音盒藏回角落。但愿怡辰别来!他祈祷着。

“扎西,你好啊!”熟悉的声音由远及近。糟糕,竟是怡辰!该怎么解释呢?见机行事吧。扎西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哎呀!”怡辰看见了角落里的八音盒,随后把目光转向扎西。扎西满头大汗,垂着眼帘,不知所措。

“这个八音盒,好精致!我喜欢!五百元卖给我吧!”话音未落,怡辰把钱一把塞到扎西手上,捧着八音盒高高兴兴地走开了。

扎西只觉得恍恍惚惚间,活动就结束了。雷校长在主席台上激动地宣布:“恭喜扎西同学获得本次活动的最佳贡献奖,感谢他献出的一片爱心!”

返回教室的路上,扎西有些失落,虽然手中捧着红彤彤的奖状。

突然,他发现自己的课桌上赫然安放着一只精美的礼品盒,和小学毕业时怡辰塞给他的那个一模一样。他心里一动,急忙跑回到座位上。

他已经猜到了大半,颤抖着双手,小心翼翼地打开。只见静静地躺在盒子里的,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那只八音盒。

(本文系“我的青春我的梦”第四届中小學生故事會征文获奖作品选登)

(指导老师:王奕敏)

(发稿编辑:王琦)

(题图:孙小片)





# 马蹄坑

■  
乔  
迁



立冬一过，讷谟尔河的冬天便开始了。今年的冬天来得早，往年都是小雪大雪过后，讷谟尔河才能结冰走人。早了，冰层不够厚，人走上去都危险，更别说车马了。今年立冬一过，车马都可以在讷谟尔河的冰面上畅行了。

车马在讷谟尔河的冰面上一能走，吴二赖的美日子就来了。

吴二赖领着几个小赖子连夜在冰面上凿出上百个马蹄大小的冰窟窿，美其名曰“马蹄坑”。这上百个马蹄坑分布在车马必经的两岸平缓的河道上，如果没有吴二赖他们引领，所过车马的马腿必然会陷入马蹄坑，轻则车马趴窝动弹不得，重则马腿折断寸步难行。绕路而行又误时误工，还不如花两个领路钱

快速通过的好。过路的明知是吴二赖一伙使坏谋财，却也无可奈何。

吴二赖领着几个小赖子每天晚间凿马蹄坑，白天引路，得了钱财就买酒买肉，日子倒过得惬意。

这天，十几匹快马风尘仆仆地冲到岸边，打马就要过河，吴二赖领着几个小赖子立刻迎着马头拦住了他们。

为首的戴着一顶貂皮帽，勒住马头，眯着眼睛问了吴二赖一句：“啥意思？”

吴二赖扫了一眼马队，十几个人个个穿着羊皮袄，一看就是有钱的主。吴二赖冲身后的河面挥了挥手说：“没我们领着，你们过不去。”

貂皮帽问：“为啥？”

吴二赖一笑：“全是马蹄坑。”





我凿的。”

貂皮帽微怔一下，也笑：“敢作敢当，也算条汉子。要钱？”

吴二赖一抱拳：“没办法，多担待。”

貂皮帽一摆手，身后蹿上来一匹马，马上之人一揭羊皮袄，两把盒子炮插在腰间闪着寒光，直晃吴二赖他们的眼。

“轰”的一下，吴二赖身边的小赖子们四散奔窜，没命似的跑了。

吴二赖没动，他知道再能跑也跑不过枪子儿。

吴二赖咬着牙说：“要了我的命，你们也过不去。”

貂皮帽微笑着叫了一声：“好，有种！你带我们过去，钱我照给。”

吴二赖看了一眼貂皮帽，转身踏步走向河面。

过了河，一上岸，貂皮帽立刻吩咐：“给钱！”

貂皮帽身边的人急了，揭开羊皮袄，拔出了盒子炮，指向吴二赖。貂皮帽一声喝：“收起来，给钱！”

握着盒子炮的叫道：“大哥，不能让他回去，鬼子快追上来了，他回去，一定会给鬼子带路的！”

貂皮帽沉着脸说道：“咱们现在不是胡子了，是抗联，给钱，快走。”说完，他转身打马而去。

盒子炮瞪了一眼吴二赖，把枪插回腰间，掏出一袋钱扔给吴二赖，打马去撵队伍。

吴二赖呆呆地看着马队远去，没了踪影。他一把抓起钱袋，飞快地往回跑去。

吴二赖跑回岸边，对战战兢兢迎上来的小赖子们喊道：“快，快，拿家伙什儿，把马蹄坑都给我连上！”

小赖子们惊叫：“啥，马蹄坑都连上？车马一上不就塌了吗？”

吴二赖瞪着眼珠子骂道：“哪那么多废话，赶紧连，快点！”

冰面上的马蹄坑都连好后，吴二赖掏出钱袋，扔给几个小赖子说：“赶紧走，别再来了，这活儿以后也别干了。”

一个小赖子望着神色有些异常的吴二赖问：“大哥，咋的了？”

吴二赖“咣”地给了小赖子一拳，吼道：“滚，赶紧滚，听到没有？”

小赖子们散走片刻，一队土黄色的骑兵奔着讷谟尔河快速而来。

讷谟尔河岸边迎风而立的吴二赖，望着渐行渐近的土黄色队伍，呸了一口：“都脏了老子这条河……”

（发稿编辑：王琦）

（题图：孙小片）





**马**大妈65岁了，身体还十分硬朗。

马大妈年轻时就爱骑自行车，于是孙子小伟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钛合金车架，十分轻便。马大妈喜欢极了，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转悠。

这天，迎面开来一辆小轿车，马大妈怕发生碰撞，赶紧骑到路边停下。这时，轿车也停了，车窗摇开，伸出一个脑袋。马大妈一看，原来是村主任的老婆小花。小花得意地说：“马大妈，都什么年代了，还骑自行车哪？”

马大妈最反感小花那副狗眼看人低的表情，拍着自行车说：“你别小瞧了这车，是钛合金的，好几千块呢。再说了，我年纪大了，骑自行车锻炼身体。”

小花“嘿嘿”笑了两声，开车一溜烟儿似的跑了。马大妈的好心情一下被打乱，气呼呼地回了家。一到家，她就对孙子小伟说，自己要学开车。

小伟吃了一惊，说：“奶奶，开车不比骑自行车，需要驾驶证的。”

“那我就考一个！”马大妈来了倔脾气，下决心要考一张驾驶证。

小伟本以为奶奶在开玩笑，谁知道她竟来真的，赶紧提醒：“奶奶，考驾驶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都是电脑答题，电脑这关你就过不了。”

马大妈听到电脑两个字就头疼，心说那可是高科技的玩意儿，自己这笨手笨脚的能学会吗？可再一想到小花那副嘴脸，马大妈就气不打一处来，一跺脚说：“电脑就

## 有证的人

■ 马凤文







电脑，我就不信学不会！”

除了小伟，家里人没一个支持马大妈学车的，都觉得她一把年纪了，开车太危险。可马大妈拿定了主意，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小伟看奶奶整天闷闷不乐，就对爸妈说：“与其让奶奶惦记着，不如就让她去考，撞上南墙就死心了。”

就这样，小伟带着奶奶到驾校报了名。报完名，马大妈整个人都精神了。小伟给奶奶准备了电脑，还有模拟考试软件，马大妈坐在电脑前练习答题。可她毕竟年纪大了，拿着鼠标的手就像长在了别人身上，根本不听使唤。

马大妈的科目一最终还是通过了，不过从报名到通过，她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接下来的实践科目更让人头疼，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学开车，可想而知有多困难。整个驾驶证考下来，马大妈足足花了四年时间。

当拿到驾驶证的那一刻，马大妈激动极了，对小伟说：“我这哪是考驾驶证啊，我这是取经啊，比唐僧还难啊！”

马大妈有了驾驶证，接下来就真刀真枪地上战场了。马大妈让小伟把他的车开出来，她要亲自驾驶。直到此时，小伟才真正后悔起来，

想当初以为奶奶会知难而退，没想到这老太太却越挫越勇，四年时间不但考下了驾驶证，还把电脑玩得贼溜，这是好事，值得称赞，可真让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开车上路，万一出点事故自己怎么承担得起呀？

马大妈知道小伟为难，说：“好孙子，你坐在旁边指挥。如果不让我到马路上开一回车，奶奶这驾驶证不是白考了吗？”

小伟没有办法，只好把开车的注意事项一遍遍地强调，马大妈连连点头，然后坐上了驾驶座。汽车刚起步，带起一阵风，路边的树“刷刷刷”朝后退去，马大妈很不适应，吓得赶紧停下来。平静半晌，马大妈终于再次发动，车刚行平稳，一辆轿车迎面而来，马大妈惊叫出声，不由自主地来个急刹车……就这样，一段不足一公里的路，马大妈开了一个多小时。等把车停下来，马大妈差点虚脱，有气无力地对小伟说：“行了行了，不开了，不开了，过把开车的瘾就行了。”

马大妈还真说到做到，再也不提开车的事了。小伟问她为啥不开了，马大妈自嘲说：“有了驾驶证，我就心安了，再开我心脏病要犯了，还是骑我的自行车吧。”



· 情节聚焦 ·



这天，马大妈又骑上自行车，一个人在乡间小路上转悠。忽然，她发现前方有一辆轿车停在那里，车门一开，下来一个女人，可那人刚下车就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马大妈吓了一跳，赶紧骑车过去，仔细一看，原来是村主任的老婆小花，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马大妈叫了几声，小花也没反应。马大妈急了，不知哪来的力气，竟然把小花抱到了车上。由于没带手机，小花的手机又设了密码，马大妈无法和家人联系，她一咬牙，坐上驾驶座发动了车。此地距离乡卫生院不足五公里，马大妈救人心切，愣是开车把小花送到了卫生院。

等马大妈联系上家人，小花已经清醒过来，原来是低血糖发作。小伟赶来后，听说是奶奶开车把小花送到了卫生院，简直不敢相信，担心地问：“奶奶，你没事吧？”

马大妈没有回答，而是一脸愧疚地问旁边的村主任：“主任，你不会让我赔车钱吧？”

村主任连连摆手：“不用，不用，



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

小伟猜到是怎么回事了，来到村主任的车前仔细查看，倒是没什么破损，这说明没有发生碰撞，只是有一股焦糊味。村主任笑着说：“不用找了。我看过了，你奶奶没有放下手刹，跑到医院时车轮都冒烟了……”

（发稿编辑：王琦）

（题图、插图：孙小片）

您手中有没有得意之作？本刊辟有二十多个原创性栏目，如新传说、我的故事和中篇故事等；您读到或听到什么有趣事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吗？3分钟典藏故事、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脱口秀等都是本刊推荐性栏目。热忱欢迎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邮寄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308室，邮编：201101；如为电子邮件，可发本期责任编辑信箱：greygrass527@126.com。





吴大妈有个儿子叫刘哲，最近正在努力备考公务员。吴大妈一直对儿子很放心，没想到最近却听说他正在追求曾经的高中同学蓉蓉。

吴大妈连忙给刘哲打去电话，忧心忡忡地说：“你不是要考公务员吗，谈恋爱会不会影响你备考？再说你没谈过恋爱，我怕你吃亏！”她顿了顿，又来了一句：“你知不知道那姑娘谈过几个？”

刘哲随口说道：“我听说有三个吧！”吴大妈立马不满意了：“三个前任啊？”可是刘哲却一点儿也不介意，扯开话题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吴大妈向一旁的老伴抱怨道：“那姑娘谈过那么多次恋爱，绝对不适合刘哲，得想个办法断了他的念头！”



## 三个前任

■ 胶年儿

老伴很是赞同，寻思了半天说道：“那得找个能说服他的理由。不如去咱之前住的大杂院打听打听，他们好多高中同学还住在那儿呢！”吴大妈连连点头。

第二天一早，吴大妈就来到大杂院，见了刘哲好几个高中同学，然后有意无意地提起蓉蓉，打探她的情况。

奔波了一天，吴大妈收获满满地回了家，进门就嚷道：“那姑娘确实谈过三个，都是被甩的！”

老伴一听，立马抄起电话：“那我赶紧给儿子打电话，次次被甩说明这姑娘不行啊，绝对不能交往！”

吴大妈忙拦住他，说：“这姑娘行，我同意交往！”见老伴一脸的不可思议，吴大妈笑道：“格局小了不是？我跟你讲，这姑娘陪初恋高考，陪第二任专升本，陪第三任考研究生，前任们全部上岸！刘哲和她谈恋爱，成不成先不说，没准能考上公务员！”

（发稿编辑：赵媛佳）





# 最舒服的 姿势

■ 赵功强

阿武是个导演助理。这天，表弟顺子来找他，说想在阿武的新剧中当群演。这个顺子打小好吃懒做，整天游手好闲，但念在亲戚的分上，阿武还是答应了。

这部新剧是抗战剧。阿武给顺子安排了好几个路人角色，比如爱国学生、街边小贩、黄包车车夫……没想到，顺子演了几天就对阿武说不想干了，因为拍摄时他要在片场走来走去，有时还要顶风冒雨，实在太累。

既然顺子嫌走路累，那就安排他坐着吧。接下来，阿武就让他演茶馆里的茶客、饭馆里的食客、剧场里的观众。刚开始，顺子挺满意，说风吹不到，雨淋不着，还总是坐着，挺舒服的。可才过了一周，他又说老是坐着也不行，自己的腰椎间盘突出病都犯了。

阿武想了想，那就只能安排顺子去演躺着的角色了，比如死去的士兵



和百姓。顺子乐坏了，每次拍摄时，都按照导演的要求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演得可逼真了！谁知没过多久，顺子又来找阿武，说这躺着看上去舒服，其实对姿势有要求，不是脸朝下趴着，就是头下脚上地靠在墙角，还不能动弹，特难受。他要弄些躺姿更舒服的角色来演。

阿武忍不住火了：“一个小群演，能躺着就不错了，你咋还不知足？躺姿舒服的也不是没有，比如病人、大烟客，可都是重要角色的戏码，咋轮得到你呀？”

顺子挠挠脑瓜，说：“谁说我想躺床上了？躺街边也行啊，头枕着胳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晃荡。”

阿武想了想，一拍脑袋说：“行，明天安排你演流浪汉！”

(发稿编辑：朱虹)





老李写得一手好字，单位里只要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央他帮忙记礼单。

帮忙没问题，但让老李苦恼的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即便是熟人，猛一下打个照面，他有时也会大脑短路，一时想不起人家的名字。这让老李心里很不安——知道的还好，不知道的，人家指不定会怎样想呢！

这天，有一个同事家里办丧事，请老李帮忙记礼单。负责收钱的是综合部的小王，老李忽然灵光一闪，对小王耳语几句，再三叮嘱说：“你脑子好使，到时候一定提前给我报一报随礼人的名字。”

这个办法挺奏效。只要有人来到桌前，小王立马快速报出名字。老李这下心里踏实了，不必再分心，从

容容地记着名字。

这时，又有个人往桌上放了501块钱，老李却没听到小王报名字。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到对面的同事，大脑瞬间又短路了，干张着嘴，名字就是蹦不出来。

见他迟迟不下笔，对方笑了：“你这个老李，不认识我了吗？老唐，唐振民！”

老李尴尬不已，不停地拍着脑袋说：“哎哟，抱歉抱歉，我大脑短路了，短路了。”

老唐离开以后，老李便埋怨小王不给他报名字。

小王沉默地看着老李，半天才说：“那是我岳父，我敢直呼他的名字？李叔，你这不是大脑短路，而是根本就构成回路啊！”

（发稿编辑：赵媛佳）



孙国彦

# 大脑短路





# 一举两得

■ 许家裕

大李和王大爷是邻居，两人关系不错。这天，王大爷见大李唉声叹气的，便问他怎么了。

大李叹了口气，说：“王大爷，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亏在没文化上……”原来，他希望儿子学业上能有出息，将来有个好出路，就给他报了辅导班。结果刚交钱没几天，那辅导机构就被教育局查封了，这可咋办呀？

王大爷想了想，帮他出主意：“听说我们小区里有个退休老教师，现在也闲着没事干。要不，你试试联系他，看能不能帮你儿子辅导？”大李听了，十分高兴，立刻联系老教师了。

过了一周，王大爷又碰到大李，问他事情怎么样了。大李沮丧地说：

“唉，别提了。老教师倒是挺热心的，可没过几天，这事居然被人举报到了教育局。老教师气得进了医院，现在他的子女再也不许他搞辅导了。”

王大爷只好安慰说：“没事，总会有办法的。”

过了一阵子，王大爷拨通了大李的电话，想问问情况。只听电话那头一片嘈杂声，王大爷问大李在哪里，大李报了个地址，说：“你有事过来说吧，我正忙着呢。”

王大爷到了那儿一看，那是个麻辣烫小店，开在一所大学旁边。王大爷发现大李正在店里忙得不可开交，看样子是老板。而大李的儿子正拿着作业本，向几个大学生请教。

王大爷正纳闷呢，大李走过来，苦笑着说：“我想了很久，才想到这个法子。这里来往的大学生多，容易找得到人辅导我儿子功课。”

王大爷忍不住笑了：“我看哪，你这就是一举两得！不仅能赚钱，孩子辅导还享受免费呢！”

（发稿编辑：朱虹）







# 向你学习

■ 一味凉



大张是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一些不入流的伎俩赚得盆满钵满，感情生活却一片空白。含恨而终来到地府后，他求阎王让自己下一世能与心爱的女人携手终老。

阎王没好气地说：“谁没有遗憾，若都如你这般，岂不乱套？”谁知大张竟耍起赖来：“那我就不去投胎了。”为了让他就范，阎王用尽了酷刑，但他就是不改口。有个鬼差凑上前，低声对阎王说：“我有一计……”

阎王听后大喜，朗声对大张说道：“既然你如此坚持，本王就成全你！”他拿起毛笔，在大张的命簿上唰唰写了几个字，递给鬼差。鬼差拿着命簿到大张面前晃了晃：“‘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满意了吧？”大张连连叩谢，满心欢喜地去投胎了。

谁知这一世，大张感情生活仍是一片空白。再次来到地府后，他气愤

地指责阎王言而无信。阎王笑道：“我哪里言而无信了？你不是个职业棋手吗？”

大张怒道：“那和你写的判词有什么关系？”

“一个天赋异禀的围棋高手，一生与棋子做伴，我写的‘子’是棋子的意思，不行吗？”阎王说着，示意鬼差将命簿递给大张。

大张接过来仔细一看，这才发现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下有一行字——“注：最终解释权归地府所有”。只是这行注释写得极小，那日大张刚受过酷刑，头晕眼花地瞟了一眼，哪注意到这几个小字呀！“堂堂阎王，居然……”大张气蒙了。

阎王冷笑一声，鄙夷地看着他：“这不是你前世经商时的惯用伎俩吗？本王不过是向你学习罢了！”

（发稿编辑：赵媛佳）





# 为啥不吃鱼

■ 丁凯丽

大华喜欢钓鱼，技术却不咋样，但他非常好面子，隔三岔五就去鱼档拍几张照片，然后发在朋友圈，当成自己的成果炫耀。

这天，大华突然提回几条鱼，对老婆小翠说：“快，好好烧一烧，再炒几个菜。”原来大华的钓友们又看到他发朋友圈，便嚷嚷着要来吃鱼。大华没办法，只好去买了几条鱼。

小翠叹了口气，接过鱼。一小时后，鱼烧好了，色香味俱全。眼看钓友们快到了，大华附在小翠耳旁说了几句，小翠白了大华一眼，说：“就你鬼点子多！”钓友们到了后，大家围在一起吃喝，小翠却对鱼不动筷子。一个朋友问：“嫂子，你烧的鱼这么好吃，你自己咋不吃啊？”小翠笑着回答：“我们家一天到晚吃大华钓的鱼，我都吃腻了，你们吃吧。”

吃完饭，钓友们离开了。大华搂住小翠，嬉皮笑脸地说：“老婆，今天真是辛苦你啦！”小翠“哼”了一



声，说：“下不为例啊！”

又过了一阵，这天一早，大华竟然真的钓上来一条大鱼，他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小翠，小翠听了也很开心。

直到下午，大华才回到家，自告奋勇要烧鱼做晚餐。傍晚，大华把烧好的鱼端上桌，兴奋地说：“老婆，今天没外人，放开吃吧。”

谁知小翠说：“我不吃，你一个人吃吧！”“为啥啊？”大华疑惑不解。

小翠气呼呼地说：“你没闻到吗？这鱼都变味啦！”大华吸了吸鼻子，挠挠头说：“烧的时候我也闻到了，还以为我厨艺见长，随便就烧出了臭鳊鱼的味道……”

小翠冷笑一声说：“什么臭鳊鱼！你为了炫耀，居然提着鱼挨个儿去钓友家显摆，耽误了大半天，这么热的天气，鱼能不变味吗？！”

（发稿编辑：王琦）

（本栏插图：小黑孩 顾子易）



# 讲一个故事，做一个游戏，教一个方法 让孩子边玩边学，爱上学习



名师解惑 点石成金

学习有方法，拒绝死读书

跟学生讲“悄悄话”，对家长讲“大实话”

“学习方法决定学习成绩”丛书（小学版）全套4册，35元/册



微信扫码购买

《名师点金：语文可以这样学（小学版）》  
《名师点金：数学可以这样学（幼升小·小学版）》  
《名师点金：英语可以这样学（小学版）》  
《名师点金：体育可以这样学（小学版）》



淘宝扫码购买

## 购买方式

1. 就近到各大实体书店购买。
  2. 登录当当、京东、淘宝等网上图书商城购买。
  3. 邮政汇款购买，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206室，邮编：201101；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 两册以上免收邮资。咨询电话：021-53204159。



#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会》开始



## 故事会

### 订阅 2024 年《故事会》，有好礼了！

《故事会》红绿版 邮发代号：4-225

定价：8 元 / 册，红绿版全年 24 期，192 元

《故事会》校园版 邮发代号：4-900

定价：8 元 / 册，校园版全年 12 期，96 元

#### 《故事会》精彩看点：

过目不忘，助力人生

《故事会》中许多短小通俗的作品都适合被引用于作文。好故事用不着逐句逐段苦吟背诵，在需要的时候，它会让你左右逢源，下笔如有神助。

#### 新奇巧趣，可读性强

《故事会》中的作品情节新鲜奇巧、跌宕起伏，历年来形成了许多品牌栏目，如“笑话”“幽默故事”“外国文学故事鉴赏”“民间故事金库”“东方夜谈”“中篇故事”等。不同需求的读者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喜爱的作品，获得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 学生信赖，家长放心

《故事会》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做人的道理”，值得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推荐。不论写作文，还是学做人，正如莫言先生所说：“读故事的确会影响人的一生！”

还在等什么，赶紧购买，选择《故事会》，就是选择中国好故事！

#### 订阅方式：

1. 电话订阅，请拨打 11185 邮政上门收订
2. 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订阅：<http://bk.11185.cn>

#### 3. 扫以下二维码订阅



红绿版订阅



校园版订阅



#### 读者订阅增值奖励办法

凡订购《故事会》红、绿版半月刊（邮发代号 4-225）或《故事会》校园版月刊（4-900）全年订户，获得如下增值奖励：

##### 订阅奖

● A) 将赠送（面值 18 元）“故事会首发纪念数藏”一份。

兑换方法：读者订阅杂志后，订阅单拍照或者从邮政订阅网截图订阅单连同联系方式一起上传故事会公司邮箱（dingyue@storychina.cn），刊社通过邮箱回函，读者可以获得：“i得数藏 APP——故事会首发纪念数藏”激活码和兑换方式。

（数藏品预览链接：<https://www.id-nfr.com/mobile/index.html>）

● B) 将赠送《学会考试》方法视频系列课程一份。

兑换方式：刊社通过邮箱回函，读者可以获得视频课程链接，可线上学习《学会考试》方法。

##### 订阅抽奖

故事会公司将在上传订阅单中以 100 名抽取 1 名，奖励（价值 500 元）的东汉时期“说唱俑”复制品一尊。“说唱俑”现为《故事会》杂志注册商标，曾被评为中国最佳吉祥物之一（抽奖时间：2024 年 1 月 20 日并公布名单，同时读者邮箱将收到得奖通知）。

##### 特约作者待遇

文学爱好者在上传订单时，可以附言“成为作者”，《故事会》杂志将授予特约作者电子证书。特约作者投送的优秀作品可以优先录用刊登于《故事会》杂志，优秀作者将吸收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CN31-1127/1

国内代号：4-225

ISSN 0257-0238



9 770257 023237

国外代号：M156

零售价：8.00 元

每月 8 日出版